



敵死



邵洛霍南像

敵 死

著 等 甫 霍 洛 邵 · 蘇
譯 華 靖 曹

★ 叢 譯 學 文 界 世 ★

行 印 店 書 光 文

目次

I · 愛倫堡

康穆納爾的烟袋.....一

M · 邵洛霍甫

死敵.....二六

牧童.....五九

小無賴漢.....八二

共和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一二九

A · 捏維洛夫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一三八

譯者後記

.....二一五

康穆納爾的烟袋

雖然有好多美麗的城市，然而最美麗的城市就是巴黎了。在那裏有開着微笑的女人，在那栗子樹下，有喝着紅寶石色美酒的麗人，在那碧玉鋪着的曠場上，有反映着萬種的光輝。

瓦匠陸六逸，生在巴黎。他憶起了一八四八年「七月的日子。」那時他才七歲，他想吃東西。他不作聲的好像小烏鴉似的張着小口等待着；但是等也是白等了，因為那時他父親陸讓沒有麵包。他只有一枝槍，可是槍不能吃。六逸想起了。一日夏天的早上，那時他父親擦好了自己的槍，母親哭着，用圍裙拭着鼻涕。六逸跟在他父親後邊跑着，他父親帶着這親自拭了的槍，要去打死那些賣麵包的人，把那很大的，比六逸還大的，同房子一樣大的麵包取回來。可是他父親到反



遇着了些很愁悶的人，他們也都帶着槍。於是他們就唱起歌，並且高呼着「麵包！」

六逸癡想着這樣好聽的歌，唱完了之後，一定有很多的長麵包、尖麵包、圓麵包、從窗子裏撒出來。但是，後來却起了一陣很大的喧雜，飛來些很小的槍子。有一個剛才高呼着「麵包！」的人，叫喊了一聲「痛呀！」就倒了。那時候，父親和其餘的人，在作些莫名其妙的事。他們搬了兩條板凳，從旁邊院子裏，拉出了一個木桶，一張破棹子和一個大雞籠。他們把這些東西都排到街頭裏，自己都躺到地下。六逸明白了：這些愁悶的人，將要在這兒做捉迷藏的遊戲呢。後來他們就開槍了，也有人對他們還槍了。過後來了些別的人；他們也帶着槍，可是他們都是很快活的微笑着，他們的帽章，閃耀着美麗的光輝，人們都稱他們爲近衛軍。這些人們帶着父親，從聖馬利亞花園經過。六逸想着那些快活的近衛軍，把父親帶去養活去了，雖然那時候天氣已經不早了，但他們還是跟着他們。花園裏的女人們都在歡笑着，艷裝公子們，在栗子樹下，喝着紅寶石色的美

酒，碧玉鋪着的曠場上，反映着萬種的光輝。在聖馬頓花園的旁邊，有一位閑散的女人，坐在咖啡館裏，向近衛軍高聲說道：

「爲什麼把他帶得這樣的遠？在這裏也可以教他吃衛生丸呢？……」

六逸到那微笑的女人跟前，好像小烏鴉似的，不作聲的張着小口。一個近衛軍就端起槍開槍了。父親叫了一聲，倒在地下，那女人就大笑起來。六逸跑到父親跟前，搬住他的腿，那腿還在顫動着，父親躺着好像還想要爬起來走的一般，就很慘痛的叫了兩聲。

伊時那個女人就說：

「把這個小狗也打死吧！」

一個艷裝公子，在旁邊的小棹上，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反對道：

「把他打死了，將來誰去作工呢？」

於是就把六逸留下了。

可怕的七月過去，安靜的八月來了；自此以後，再沒有人唱歌，也再沒有人

打仗了。六逸長大了，還記得那一位仁善的艷裝公子。父親陸讓，從前是一個瓦匠，六逸後來也做了一個瓦匠。他穿着很寬大的褲子，藍布布衫，無冬無夏的在建築着房子。想把那美麗的巴黎點綴得再要美麗些；於是就在六逸正在那裏建築的新街道的地方——七星街，加絲曼和馬列布大花園，栗園街和壯麗寬廣的歌劇街，在這些街房還沒有落成時候，那些性急的商人，可把他們的珍奇的商品——毛皮，玲瓏花邊和貴重的寶石都運來了。他建築些戲園、商店、咖啡館和銀行；在嚴冬的天氣裏，怕寒風侵襲了那些閒散微笑的好婦人的玉膚，特爲她們建築些美麗的房屋；雖在嚴冬的天氣裏，她們仍然可以盡情的消閑歡聚。爲着艷裝公子們建築些帶音樂的咖啡館，雖在黑暗如漆的夜晚，他們也依然在那兒喝着他們那紅寶石色的美酒。他搬着那很重的石頭，來建築這壯麗的城市——無與比美的巴黎。

在這整千累萬的工人裏邊，有一個工人叫陸六逸，穿着工人的衣服，戴着寬平的帽子，滿身塗着石灰，嘴裏噙着用粘土做的烟袋，同那整千累萬的工人一

樣：老老實實的在建築着壯麗的第二帝國。

他建築些美麗的房子；白天他在那架子上建築房子，可是夜裏回去住到那聖安頓廓外的黑寡婦街上一間臭氣逼人的小屋裏。屋裏充滿着石灰氣、汗氣、壞烟草氣、貓糞氣和髒衣服氣；黑寡婦街也同聖安頓廓外的別的街一樣；滿街都是些商人煮馬鈴薯氣，臭魚氣，糞坑和爐子的烟氣。可是巴黎所以號稱爲世界最美麗的城市，不是因爲他有那黑寡婦街，而是因爲她有那寬廣的大街，發着些米蘭花香，橘子香和豪富的香物商的和平街，是因爲她有那些工人正在建築着的大花園和七星街。

六逸建築些咖啡館和跳舞場；他搬着石頭，爲着那好下棋的人去建築攝政咖啡館，去建築那容納二十個劇場以上的優伶的馬得利酒館及其餘一切奢侈的建築。但是六逸自他父親死了以後，沒有到過他已經建築成了的咖啡館的跟前。去過一次，他連一次也沒有嘗過那紅寶石色的美酒的滋味。如果六逸賺到幾個錢，就到黑寡婦街的酒館裏買一杯濁酒，一口飲乾之後，就回到自己的小屋裏去睡覺。

六逸如果沒有錢、沒有酒、沒有麵包、沒有工作的時候，他就把手伸到他口袋裏，摸一撮殘餘的烟末，或者到街旁檢兩個沒吸完的烟頭，裝到自己的精土做的烟袋裏，很鬱悶的吸着，在聖安頓廓外的街上徘徊着。他也不像他父親陸讓一樣，有一天唱着歌，高呼着「麵包啲！」因為他沒有槍可以打仗，也沒有好像小烏鴉似的張着小口，向他要麵包吃的小孩子。

六逸拚力去爲巴黎那些閑散的女人建築娛樂場，但是他一聽到她們的笑聲，就嚇得要遠遠了；因爲從前有一天，陸讓在聖馬頓花園門旁被人槍殺還會顫動的時候，那旁邊咖啡館的女人就大笑了起來。六逸從來就沒有見過年輕的女人到過他跟前。現在他二十五歲了；他從黑寡婦街上一間小屋裏到隔壁一間小屋裏去，所謂人生遲早要碰到的故事，就跟着他在那時發生了。在隔壁的小屋裏，住着一個年輕的女短工茹葉妲。晚上六逸在門口遇着她，因爲他的火石打着火了，就跟着她去借洋火；可是進去之後，到第二天早上才出來。第二天茹葉妲帶着她的兩件布衫，一個碗，一把刷子，去到六逸屋子裏，於是就成了他的女人了。過了

一年，在這間窄狹的小屋裏，有一位小賓客出世了。這位小賓客登在戶籍簿上叫陸波爾。

六逸知道茹葉姐和足爲巴黎增色的闊散微笑的女人們不一樣，雖然六逸很愛她，一心一意的摯愛她，可是她並不會稱心的微笑過。大概她不笑的原因，是因爲她住在那黑寡婦街上；那裏從前只有一個洗衣服的老女人瑪利，到醫院去治瘋病的時候，曾笑過一聲。大概她不笑的原因，還因爲她所有的不過只是兩件布衫和一個窮困鬱悶的噙着烟袋，在聖安頓廊外沿街徘徊着的六逸。雖然一塊錢一件的新衣服，也沒有力量給她買的六逸。

一八六九年春天的時候，六逸二十八歲，他的孩子波爾週歲了。茹葉姐帶着兩件布衫，一個碗和一把刷子，到黑寡婦街上一個賣馬肉的商家裏去。她把波爾留給她的丈夫，因爲那賣肉的商人，皮氣很古怪，她最愛年輕的女人，而最厭煩小孩子。六逸怕小孩子哭了；於是噙着烟袋，抱起小孩子搖着，在聖安頓廊外的街上徘徊着；可是因爲他的搬石頭的手，向來只會搬石頭。不會去搖小孩子。

他很愛茹葉妲，但是他明白她作的是對的——實際的商人有的是錢，就是別的闊街上，也許他能夠搬去住的，茹葉妲跟着他也可以過他那閑散歡樂的生活了。他想起了他父親讓從前在七月的一天早上，帶着他新擦了的槍出門的時候，對他哭泣的女人——六逸的母親說：

「我應當出去，可是你應該擔任我。雄雞要找高竿棲，大船要找闊海行，女人要找的是平安的生活。」

六逸想起了他父親的話，再思之後，他覺得在他應該去擔任茹葉妲，可是茹葉妲應該離開他去跟有錢的商人。

後來六逸又去建築着房子和撫養小孩子。但是，不久戰事就發生了，很凶殘的普魯士把巴黎圍起來了。從此再沒有人想去建築房子了，在那未落成的建築房子的木架上，也不見人影了。六逸和別的石匠們，辛辛苦苦的建築的繁華巴黎的房屋，有好多都被普魯士人的砲彈打毀了。六逸沒有工作，也沒有麵包，可是他的三歲的波爾已經會像小烏鴉似的不作聲的張着他自己的小口了。那時有人就給

六逸一技槍。他帶着槍，不去唱歌，也不去高喊着「麵包餓！」他不過同那些整千累萬的瓦匠，木匠和鐵匠一樣，去抵抗凶殘的普魯士人，來保護這世界上美麗的城市——無與比倫的巴黎。小波爾留給一位仁善的菜舖的女主人穆娜太太撫養着。六逸赤着腳，在嚴冬的天氣裏，同着別的工人在聖文岑賽前線上，運着子彈，去打普魯士人。那時因為巴黎在鬧着飢荒，所以有好幾天他都沒有吃東西了。他向來沒有見過這樣冷的天氣，因此他腳都凍傷了，普魯士人的砲彈落到聖文岑賽戰線上，工人們慢慢的都被打死了；但是六逸要保衛巴黎，他時時守着那一尊小砲，不離開他的防地。爲着那世界上無與比倫的城市，很值得這樣的來防衛啊！雖然現在是飢荒而且寒冷，可是在那巴黎的意大利和加普岑花園裏，輝煌的燈光，依然在照耀着，艷裝的公子們，口裏依然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閑散的女人們，面上依然堆着歡樂的微笑。

六逸知道再沒有皇帝了，現在巴黎已經成了民國了。他只顧得往大砲跟前運砲彈，他不去仔細想一想那所謂「民國」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從巴黎

來的工人們，都說在大街上的咖啡館裏，同從前一個樣，坐着艷裝公子和閑散微笑的女人們。六逸聽了他們的話，很氣憤的嘟囔着，他想着，在巴黎什麼也沒有改變，所謂「民國」者，並非指那黑寡婦街，不過是指那些壯麗繁華的大街和七星街吧了。將來我把普魯士人驅走之後，我的小波爾伯又該張着小口挨餓了。六逸雖然知道這些，但他總不離開自己的防地，所以普魯士人也就不能入到巴黎來。但是，有一天早上，停戰令下來了，六逸就回到黑寡婦街上，那些小口聲聲叫着「民國」的人們，實在就是從前的艷裝公子和閑散微笑的女人們；是他們讓那些凶殘的普魯士人入到這美麗的巴黎呢。六逸很鬱悶的噙着烟袋，在聖安頓廳外的街上徘徊着。

普魯士人來了，又走了，可是沒有一個人去建築房子了。波爾伯好像小烏鴉似的，張着自己的小口，六逸在擰着槍，那時滿街貼着告示，叫工人交槍，因為那些小口聲聲稱着「民國」的艷裝公子和閑散微笑的貴婦人們，都想起了一八四八年七月的一天。

六逸不願交槍，他和聖安頓廓外及其他廓外的工人們集合起來，他們帶着槍，就到街上打起來了；這是在很暖和的一天晚上，那時在巴黎正是初春的時候。

第二天早上，六逸看見那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的在街上走着。在那貨車上載着各種各樣的好東西。騾馬車上，坐着六逸在大花園或布倫花園的咖啡館裏常見的人們，在那些人們裏邊，有戴着紅帽，長着下垂的威嚴鬍子的將軍，有穿着鑲着玲瓏花邊的寬裙的青年婦女，有穿着紫色袈裟的寺院長，有戴着烏色大禮帽的遺老，有未曾到過聖文岑賽前線上去過的軍官，有驕傲和禿頭的聽差，有帶着花結，毛如柔絲的梳得很光的叭兒狗；就是那能言的鸚鵡，也都被帶去了。他們都忙着到凡爾賽去。傍晚的時候，六逸去到歌劇街，那咖啡館裏都空了，那兒再見不到那喝着紅寶石色美酒的鮑裝公子們，在那封着的大商店的門前，也見不到那些閑散微笑的女人了。從愛利賽花園，奧得利和聖汝明街上來的人們，都被這不願交槍的工人氣得憤憤不平的要離開這美麗的巴黎了；就是那碧玉鋪着的曠地上，從前反映着那萬種的光輝，也都消滅了，一切都覆着一層暗淡悽愁的夜色。

六逸看着那『民國』裝到車上載走了；他就問別的工人說；誰將去替代這『民國』呢？——別人答道：『巴黎公社。』（註）於是六逸就明白這『巴黎公

（註）

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或譯爲『巴黎自治團』，『巴黎共產團』或

『巴黎公盟』；是巴黎工人組織的政府機關；是世界史上第一次的工人政府。

其遠因是法國及全歐資本主義發展，已使勞動者到了覺悟，抬頭的境地。其近因是法國到了普法之戰（一八七〇——一八七一）的時候，法國就成了被征服者，民族地位非常低下，同時，這次法德資產階級衝突，法國資產階級，又因愛國的口號，去加重人民的負擔，並強驅他們去作戰，以致形成了比平時更痛苦，更受壓迫的生活。在此情形下，巴黎公社就應運而生，來完成當時無產階級所負有的民族的（解脫德國壓迫）和階級的（完成勞動解放）兩項使命。

當巴黎被普魯士軍圍困時，巴黎民衆，遂組織六十萬國民軍以自衛。民衆日憤當局者之庸懦無能與資產階級之通敵賣國，先則遊行示威，在巴斯狄獄前樹立紅旗，爲示威運動；資產階級政府不但不覺悟，反因無產階級之奮起而心懷疑忌，乃與普軍妥協，一面用高壓政策，鎮壓民衆暴動，企圖解除民衆武裝，民衆遂於三月十八日，在巴黎蒙馬爾特暴動起來，槍決多馬斯李廣特等將軍。法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狄耶爾，率兵退出巴黎，逃到凡爾賽去。大多數資產階級，也隨着逃亡。三月十八日，宣佈巴黎爲自治政府——巴黎公社。當選舉

社」就在這黑寡婦街附近呢。

時，一般資產階級，都閉戶不出，結果只有勞動平民去投票。所以巴黎公社不是法國資產階級的眼中釘，而且德國資產階級亦恨之入骨，因此俾斯麥就與狄耶爾訂約，歸還十萬俘虜於狄耶爾，使他撲滅巴黎公社。在此情況下，巴黎公社遂於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日隨巴黎城陷而滅亡。自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有一星期之大屠殺，被犧牲者約十萬人，是謂之「流血星期。」

但是，離開巴黎的那些鬪者和太太們，總不願忘却了那世上最繁華美麗的城巿；他們總不捨得把牠交給那些瓦匠，木匠和鐵匠們。於是那砲彈又重飛來把房子都打毀了，現在的大砲，不是那凶殘的普魯士人放的，而是那些常在英國，和別的咖啡館裏的好人們放的。六逸想着他必須還要回到聖文岑賽的前線上的老地方去防禦，但是那菜舖的女主人穆娜太太，她不但是一個仁善的女人，並且是一位好天主教徒。她拒絕了一個不信神的殺巴黎教主的人的小孩子，到她家裏去。那時六逸無可奈何的噙着烟袋，背着自己的兒子波爾，到聖文岑賽前線上去。他往大砲跟前運着砲彈，波爾在他跟前玩耍着子彈壳。夜間這小孩子就睡到聖文岑

賽前線上一個管自來水人的屋子裏。管自來水的人，送給波爾一個粘土做的新烟袋和一小塊胰子。那烟袋很像六逸所吸的烟袋。現在波爾當聽那大砲聽夠了和看那大砲吐着砲彈看夠了的時候，他就吹着胰子泡，泡有各種各樣的顏色——藍的、紅的和紫的。那些胰子泡飛着，好像那些艷裝公子們和閑散微笑的女人們，給他們那些穿得華美的小寶貝買的在秋利葉黎花園放的輕氣球一樣。實在，工人的孩子玩的胰子泡，轉眼就破裂了，愛利賽花園的孩子們玩的用繩繫着的氣球，可以玩到一天的工夫；可是彼此都很好看，彼此都很快的破裂了。他用烟袋吹着胰子泡，就忘却了張着自己的小口，等着那一小塊麵包了。他走到那些「康穆納爾」（註）們跟前，走到那人叢中的六逸跟前，很傲然的把那空烟袋噙到嘴裏，學着他父親，那些人們登時也就忘却了大砲，很親熱的向波爾說：

「你是一個真正的康穆納爾！」

敵 死

（註）「康穆納爾」爲巴黎公社社員，亦有譯爲共產黨員者。

但是，工人們的糧彈和子彈的供給，慢慢兒少了，工人們也慢慢兒少了。可是，那些離開巴黎，現在住在從前帝王所住的凡爾賽的人們，天天運着新兵——那些兵都是法國窮苦無知的農人的兒子——和凶殘的普魯士人送給他們的新的大砲。他們愈攻愈近的攻入戰線，巴黎要被包圍了。已經有好多要塞都落到他們手裏，也再沒人來替換那戰死的人，來同六逸一齊防守那聖文岑葵的戰線。現在他自己運砲彈，自己裝，自己放，幫助他的只有兩個未死的工人。

在從前皇帝任的地方的法國人，都是十分的歡樂。在那臨時的咖啡館裏，都容不下那些願意來喝紅寶石色美酒的人了。寺院長穿着紫色的袈裟，念着經。長着下垂的威嚴鬚子的將軍，很快活的同那常來的普魯士的軍官們談笑着。禿頭的聽差，已經在收拾着主人的箱子，預備往那世界最美麗的城市去。在那壯麗的公園裏——這公園在建築時，犧牲了兩萬工人，因那太陽王（註）限定日期，叫工

人去建築公園，所以工人日夜去挖地、砍樹、吸水、竟至累死了兩萬人——掛着戰勝的旗子。白天，兵士們吹着號；那噴水池上十個大的和四十個小的海神石像的眼睛，噴着假淚，夜裏，那時在那關人走盡了的巴黎裏，烟火都息滅了，可是在這裏那輝煌的燈火，依然在疏林密葉裏閃灼着。

國民軍的上尉愛孟尼，給他的未婚妻迦布麗，帶回了一束很嬌艷的百合花，做他那高尚純潔之愛的憑證。百合花插到那在凡爾賽買的青玉鑲飾的金花瓶裏邊，那花瓶就是在事變的頭一天，玉器商從和平街上，忙着把他這些珍品運到凡爾賽來的。這束鮮花是戰勝的標幟，是愛孟尼從巴黎前線上回來的那一天帶來的。他告訴他的未婚妻，說暴動的人被打敗了，明天他的軍隊就要取得聖文岑賽的戰線，攻入巴黎了。

「什麼時候歌劇場裏才再開演呢？」迦布麗問着。

此後，那一位從戰場歸來的未婚的英雄和那位給他繡着緞子烟口袋的小姐，就都沉醉在這自然的愛海裏，轉喉作聲，喃喃細語起來了。愛孟尼情熱的握手迎

布麗的手，摟住她那穿着杏色衣服的腰說：

「我的親愛的，你曉得這些康穆納爾是多麼樣的殘酷！我用這遠鏡看見在聖文岑葵的戰線上的很小的小孩子，都在那裏放砲。這個凶殘的小東西，也已經會吸烟了。」

「但是，你不如把他打死，同小孩子一齊都打死吧！」迦布麗在那戰士的懷抱裏，心房跳動的喃喃的說着。

愛孟尼照着她所說的話，第二天早上，就下令給他的軍隊佔領聖文岑葵的戰線。六逸同兩個未被打死的工人，同敵人死戰着。那時愛孟尼就吩咐懸起白旗。六逸聽說白旗是議和的標幟，於是就停了戰。他想着敵兵是愛惜那世界美麗的城市，所以終於要同巴黎的康穆納爾議和了。三個工人微笑着，抽着烟，等候着敵兵；可是小波爾沒有膽子可以吹泡了，就學着他的父親，把烟袋塞在嘴裏，也在微笑着。可是當軍隊走近聖文岑葵戰線的時候，愛孟尼就吩咐他部下三個善射的沙沃山人，去打死了那三個叛徒。他想把那小康穆納爾生擒着，帶回去給他的未

婚妻看一看。

沙沃山人善射，於是終於到了聖文岑賽戰線。兵們看見三個工人噙着烟袋，死到大砲的旁邊。又看見好多打死了的人，也沒有什麼詫異；但是看見大砲上坐的一個噙着烟袋的小孩子，都大驚小怪的說——「好一個聖基督！」有的說——「真是一個小魔王！」

「你從那裏來的，你這可惡的小臭蟲？」一個沙沃山人問着。

波爾微笑的回答說：

「我是一個真正的康羅納爾。」

兵們都想用刺刀刺死他，但是一個排長說愛孟尼士尉吩咐叫把這個小康羅納爾送到俘虜收容所裏去。

「不曉得他打死了我們多少人！這個小壞種！」兵們都氣得唧唧着，用槍托撞着小波爾。可是小波爾並不會打死過人，他不過是用烟袋去吹着膿子泡。不明白爲什麼這些人來責罵和侮辱他。

反叛的小俘虜波爾，那時才因為，國民軍把槍帶到那克服了巴黎去的。在北關外工人還有反攻的小戰，可是在那愛利賽花園，歌劇街和新七星街的人們，可已經都喜氣洋洋的歡樂起來了。那時正是大好的時光——五月的天氣；大花園裏的栗花，正在開放着，艷裝公子和闊綽微笑的女人們，在那栗花蔭下，圍坐在大理石的小咖啡桌旁邊，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那時，兵們帶着那位小康穆納爾，從他們跟前過，兵們都打招呼，想叫他們都賞鑑賞鑑這個小康穆納爾。可是排長想起了上尉的命令，就保護着波爾，把別的男女俘虜們送了些給他們。他們睡到這些俘虜的臉上，用那漂亮的手杖打他們，用那從花園過來的兵們手裏奪過來的刺刀刺他們。

波爾被帶到那柳仙布花園裏；放入那宮前柵欄裏邊的被俘虜的暴動份子收容所裏去。波爾噙着烟袋，傲然的在他們中間走着，並且想去安慰那有幾個傷心哭泣的女人，就說道：

「我會吹胰子泡。我父親陸六逸抽着烟，放着大砲。我是一個真正的康穆納

爾。一

但是那些把自己的孩子撒在聖安頓廊外的被俘虜的女人們，想着他們的孩子大概也愛吹胰子泡，她們聽了波爾的話，哭得更其傷心了。

那時波爾坐在草地上，想起他的胰子泡——藍的，紅的和紫的；那是多麼樣的好看呵！可是因為他不能長久的想下去，又因為從聖文岑賽戰線上，到柳仙布花園裏的路，又遠又難走；所以波爾手裏拿着自己的烟袋，不久就入到睡鄉了。

當他睡着的當兒，有兩匹跑馬，在凡爾賽的馬路上，拉着一輛輕馬車；這就是愛孟尼帶着他的未婚妻迦布麗，到美麗的巴黎來的。迦布麗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美麗；她那細嫩的卵形的美容，令人看了可以聯想到古佛羅稜陸（註）的美術家畫的美女像一樣。他身上穿着檸檬色的衣服，鑲着梅海林尼菴造的玲瓏花

（註）佛羅稜陸，意大利北部之都會，在羅馬北，臨亞諾河；風景絕佳，多古建築物。

邊。小小的傘兒，從五月的直射的太陽光下，來遮護着那溫潤如玉的肌膚。他實在是在巴黎的一個豔麗絕倫的美人；她知道這個，於是她婉然的微笑着。

愛孟尼到了城裏，遇着他手下一個兵士，就問他從聖文岑戰線上帶回來的俘虜，都囚在什麼地方。那時，這一對愛人到了柳仙布花園裏，看見那開着花的老栗樹，梅基噴泉上的長春藤和那林間蔭道上跳着的黑鳥，迴布麗的心懷裏，充滿了無限的柔情，就握住她的未婚夫的手，柔聲細語的說：

「我的親愛的，這是多麼美滿的生活呵！……」

那每一點鐘都要拉出幾個鎗斃的俘虜們，看見了這位帶肩章的上尉，各個都吃驚的想着要輪到他自己了。但是愛孟尼却不睬他們，只顧去尋找那位小康穆納爾。找到他正在睡覺呢。他輕輕的搖醒了他。他一醒就哭起來，後來他一看見迴布麗的愉快的笑容，不似他周圍那些女人們傷心悽愁的臉色，於是就把烟袋塞到嘴裏，微笑的說：

「我是一個真正的康穆納爾。」

迦布麗得意的說：

「想不到會有一個這樣的小東西！我想他們生來就是殺人的人，現在應當把他們一齊殺絕了種，就是剛生下來的小孩子也不留！」

「現在你看了就可以把他結果了吧。」愛孟尼說罷，就招呼了兵。

但是迦布麗想把優游歡樂的時光延長起來，就請他少等了一等。她想起從前有一天，在布倫花園的市場裏，看見木房裏懸着粘土做的烟袋；有幾個烟袋在很快的搖擺轉動着，年輕的人們，就用槍來射擊這烟袋。雖然迦布麗是好的貴族出身，可是她也愛這些平民的玩藝兒，因此，她回想起來那市場的遊戲，就請求她的未婚夫說：

「我願意學放槍，國民軍軍官的女人，應當要學的會放槍。請你讓我試一試，來打這劊子手的烟袋吧。」

愛孟尼向來無論什麼都沒有拒絕過他的未婚妻。近來他送了她一串價值三萬佛郎的真珠頸鍊。難道他還能拒絕他這一件無害的平民的遊戲嗎？他從士兵手裏

拿過那支槍，就送給他的未婚妻。

俘虜們看見那提着槍的姑娘，都跑着集到囚牢的別一角裏。波爾安穩的噙着烟袋，站在那兒微笑着。迦布麗想打中了那搖擺動的烟袋，瞄着準，給小孩子說：

「跑吧！我要開槍了！」

但是波爾常常看見人放槍看慣了，因此，他仍然安靜的站在那地方。那時，迦布麗性急的就開槍了，因為這是她第一次放槍，所以得格外原諒她打的落空了。

「我的親愛的，」愛孟尼說，「你用愛的箭去射人的心，比用槍去射這烟袋要強得多了！你瞧，你打死了這條小長蟲，可是烟袋還好好的在留着呢。」

迦布麗什麼話也沒有回答。望着一個不大的殷紅的血斑，喘着氣，緊貼着愛孟尼，要回家去；她現在才深深的感到了她愛人付與她的溫存的熱愛。

活了四歲的，在世界上最愛用黏土烟袋吹滾子泡的陸波爾，永遠不會動的躺

在地下了。

近來，我在布魯賽（註一）遇着了一位老康穆納爾洛特哀。我交識了他，這位冷落孤獨的老頭子，就把他的唯一的所有物——五十年前小陸波爾吹臙子泡的粘土烟袋送給我。從前五月的第一天，一個囚歲的暴動份子，被迦布麗殺害的時候，洛特哀也在柳仙布花園的囚牢裏。那時一切的俘虜們，幾乎盡要作凡爾賽人的階下鬼了。後來有些豔裝公子們，想着還要用工人們作工，想着美麗的巴黎，還想點綴的再加美麗些，就不得不用瓦匠，木匠和鐵匠們，因此，洛特哀才得倖免了。洛特哀被放流到殖民地去充役五年，他從迦茵（註二）逃到比利時，經過了一切的艱難險阻，都帶着這個從陸波爾的死屍跟前拾起的烟袋。他把這烟袋送給我，告訴了我以上所寫的事。

（註一） 布魯賽，比國京城。

（註二） 迦茵，在南美。

我常常把這烟袋噙到我那由氣憤而乾了的嘴唇裏。在那上邊有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呼吸的痕跡，或者還有經久被胰子泡浸蝕的痕跡。但是這被世界上無與比個的巴黎人迦布麗殺害的陸波爾的小玩具，却告訴我了這『偉大的憎恨』。我噙着烟袋祈求着；我見了白旗，不要放下槍，好像那窮苦的陸六逸一樣；我懇切的祈求着：不要把那還有三個無知的丁

賽的戰線交給敵人去！

死 敵

夏·邵洛霍甫

橙色的不啻的太陽，還沒有沉沒到那分明地平線描繪出來的綫條下邊的時候，可是往那碧藍的西天上傾瀉着金色的月亮，已經斷然的從東方爬上來，把鮮雪塗上了一層黃昏的淡青色。

烟好像旋捲的會溶解的柱子似的，從烟筒裏升起來，在屯子裏發着燃燒的雜草氣，灰燼氣。烏鴉的叫聲乾燥而且嘹亮。夜從曠野裏走着，塗濃着色彩，當太陽剛剛下去的時候，——嬌羞的偻偻的小星，好像未婚妻初會似的，在井台鞭轆的高空上眨着眼。

葉菲慕吃過晚飯，出去到院子裏，把破軍用大衣緊緊的裹了裹，把領子提起來，冷得縮着身子，很快的到街上走了，沒有走到舊小學校跟前，就轉入到一

條胡同裏，進到邊頭一所院子裏。推開門，入到門洞裏，一聽——在屋內喧噪和嬉笑着。他剛剛把裏門一開——言談就靜止了。爐子跟前抽烟的烟在繚繞着，牛犢在屋中間往工地上扯着細細的尿泥，大耳朵的頭，應着門響聲轉過來，斷斷續續的說：

「好吧！」

「託福，」兩種聲音不睦的答着。

葉菲慕謹慎小心的跨過了由牛犢身下流動着的尿潭，坐到長椅上。轉身向蹲在爐子旁邊抽烟的人問道：

「會還不快開嗎？」

「到齊就開——到的人不多，」屋主回答着，照彎着腿的牛犢身上拍了一下，用沙把濕地撒了撒。包舍夫在爐子跟前息滅了捲烟，從牙縫裏擠出微綠的唾沫，走到葉菲慕跟前，同他並排坐下。

「呵，葉菲慕，你做主席了！我們在這裏對這已經談過了，」他嘲弄的微笑

着，撚着鬚鬚。

「少等一下。」

「怎麼回事？」

「怕沒弄好。」

「對付弄吧……你是適當的人，當過紅軍，由貧農階級出身的。」

「你需要自己的人呢……」

「什麼是自己的人？」

「可以擁護你的這樣的人。可以監視有錢的，而且聽你調動的這樣的人。」

包舍夫咳嗽了一聲，毛皮帽子下的眼睛閃了一下光，照坐在爐子跟前的人膘了一眼。

「差不多是這樣的……像你這樣的人，我們不白要你的！……誰同大家作對

呢？葉非慕！對於人民，誰好像一塊骨頭橫在喉嚨裏似的呢？葉非慕！誰巴結貧

農呢？又是葉非慕！……」

「不巴結富農！」

「不請你巴結！」

吳拉史在爐子跟前噴了一口烟雲，持重的說：

「富農在我們屯子裏沒有，有的是貧農……葉非慕，我們把你推上台。從春天起你放牲口或看瓜吧。」

包舍夫笑的噁着，揮着不分手指的手套，爐子跟前都親陸的好久的哈哈大笑。當笑聲靜止的時候，包舍夫把濺了唾沫的鬍鬚一擦，拍着面色蒼白的葉非慕的肩說：

「這麼着，葉非慕，我們是不三不四的富農，可是一到春天，你的一切光蛋，一切的無產階級都把帽子一脫，就到我跟前行着禮說：「包掌櫃，請掙一頓地吧！包掌櫃，行行好，借一升黍子到新收時候吧……」你們幹嗎呢？原來是這回事呵！那狗仔子，你去抬舉他，可是他爲着感謝你，冷不防告你一伙：說你瞞糧隱稅。可是我爲着什麼應該給你的國家出錢呢？如果腰裏沒有錢，那就請他去

「討飯好了，或者有人會給他呢？……」

「你去年春天給東迦了一升黍子嗎？」葉非慕癡癡的歪着嘴問着。

「給了。」

「可是她爲那給你作了多少活呢？」

「不關你的事！」包含夫嚴厲的打斷了他的話。

「她在你的草地上整整的給你幹了一夏天。她的姑娘給你澆了菜園……」葉

非慕嚷着。

「瞞櫃隱稅是誰告的呢？」奧拉史在爐子跟前叫着。

「你再隱瞞還告呢？」

「我們塞你的嘴！別太亂吠吧！」

「你想一想吧，葉非慕：誰不聽從大家，他就是上帝的敵人！」

「對你們窮人和對我們太平均了！」

葉非慕用抖顫的手，捲着捲烟，翻着眼，微笑了一聲。

「不，諸位老先生們，你們的時候過去了。紅運走完了！……我們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我們不允許別人來收拾窮人的！將來不能好像去年一樣的；那時你們會把黑土壤地拿去，把荒沙地塞給我們，可是現在不是你們要世事的時候了！我們不是蘇維埃政權的繼子！……」

赤紫的可怕的包舍夫，帶着猙獰的面孔，舉起手。

「瞧着吧，葉非慕，你別失腳了！……別岔到我們的當路上肥！……我們過去怎樣過，將來還怎樣過，你到一邊去肥！……」

「不到一邊去！」

「不去——我們把你捧過去，好像惡草一樣，連根把你拔了的！……你不是我們的朋友和同鄉，你是死敵，你是瘋狗！」

門開了，有十一二個人，隨着蒸氣的團球擠到房子裏。農婦們對着聖像，劃了十字，就到旁邊去，哥薩克們脫了毛皮帽子，喘息着，從鬍子上掠着凝結的冰柱。過了半點鐘，當人們把廚房和室內擠滿了的時候，選舉委員會的主席，在桌

子後邊站起來，用習慣了的聲音說：

「波得文爾屯子的公民大會開會了。請推舉主席團，實行開會。」

在午夜的時候，當抽烟的烟氣弄得使人不能呼吸的時候，燈就閃了一閃息滅了，農婦們咳嗽得上不來氣，大會書記用那半朦朧的醉眼望着紙說：

「把被選爲蘇維埃委員的名單宣佈一下！被選的大多數票是：第一——爾瓦喬夫和第一——葉非慕。」

葉非慕進到馬圈裏，給馬添了草料，剛剛踏上凍得絲絲發響的台階。雄鷄在餵棚裏就叫了。黑天上閃灼着金黃的繁星，七星杓在頭頂上放着光芒，「半夜了」，葉非慕想着，摸着插門。毯靴在門洞裏沙沙的響着。有人走到門跟前。

「誰？」

「我，瑪霞。快開開！」

葉非慕緊緊的把門隨身關上，擦着洋火。浮在盛着羊脂的小碟裏的燈心，在發臭的嗤嗤的燃着。葉非慕把軍用大衣從肩上脫下來，在床跟前吊着的搖籃上彎着腰，他的眉毛展開了，嘴邊堆着溫柔的笑紋，凍得發青的嘴唇，發着慣了的溫存的低語。在破布片裏，在襪襪裏，伸着肥嫩的小手，裸到腰部，躺着一個睡得玫瑰紅的六個月的頭一胎的孩子。在枕頭上，在他旁邊，放着一個滿裝着麵包末的角器。

葉非慕謹慎小心的把手伸到熱騰騰的小脊背下邊，低聲的叫着妻子說：

「把墊的東西換一換，尿濕了，骯髒蟲！……」

當她從爐子上把乾了的尿布取下來的時候，葉非慕低聲說：

「瑪霞，把我舉作書記了。」

「唔，包舍夫同別人怎樣呢？」

「氣瘋了！貧農都一致擁護我。」

「瞧着吧，葉非慕，別招禍。」

「禍不是來到我身上，而是來到他們身上的。現在開始要打倒我的。包含夫的女婿做主席了。」

自從改選那天以後，好像有人在屯子裏犁了一道鴻溝似的，把人們分爲敵對的兩面了。一面是葉非慕同屯子的貧農；另一面是包含夫同他的女婿——主席，水磨坊主，吳拉史，五個富農和一部分中農。

「他們把我們往泥坑裏踏呢！」包含夫在胡同裏狂暴的亂嚷着。「我知道葉非慕往那扯呢。他想把大家來平均呢。你們聽見他在鞋匠傅季克家裏唱些什麼高調嗎？他說：我們將有公共的耕地，將來我們共同的耕種，或者我們還買拖拉機呢……不，你先賺四對公牛來，然後再同我平均，不然的話，除了褲子裏的虱子以外，連一根瘦乾棒也沒有！我唾棄他們的拖拉機。我們的先人沒有牠也過了約！」

有一次在禮拜日，在晚上以前，都集會到包含夫院落的旁邊。談着春天的土地

的分配。包舍夫因為假日喝得醉熏熏的搖着頭，噴着酒氣，在伊凡跟前來回轉着。

「不，伊凡，你以鄰居的資格判斷吧。唔，比方，你要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幹嗎呢？實在話！那裏地很肥，牠要得好好的犁，好好的耕種呢！可是你犁一對牛用什麼釘子去犁牠呢？照蘇維埃說起來，你是中農，就是站在葉非慕與我中間的，你想想吧，你同誰來往比較有益呢？你是好鄰居，那麼……你要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幹嗎呢？」

伊凡把手指插到襪色的腰帶裏，直然的嚴厲的問道：

「你這是往那扯呢？」

「是關於土地的……唔，你自己想想，那裏的地肥着呢……」

「照你的意思，這麼着，我們就是在白泥板上也能種嗎？」

「唔！唔！又提起泥板來了……爲什麼在泥板上呢？可以尊重……」

「白列諾斯湖跟前的地肥着呢……你瞧着吧，包老伯，不要被這塊肥地噁死

伊凡遽然的轉過身來就走了。不自然的沈寂，在餘下的人中間，好久的麻痺着。

可是這晚上在屯子邊的傅季克鞋匠家裏，流着汗和紅着臉的葉非慕，在狂憤的揮着手，振動着頭髮：

「這裏不是用筆來幫助，而是要用事來幫助的！農村通訊員好像蒼蠅似的繁殖着。寫些荒謬的消息弄到報紙上，有時讀着真令人惡心。你問一問，他們每一個作了多少事？爲着使大家撲到政府跟前，好似孩子撲到母親跟前一樣。伸出拳頭向富農示威。什麼？滾他媽的去！貧農不應該一輩子都吃蘇維埃政權的奶的，應該自立的時候了……就是這，沒有援助！我當了蘇維埃委員，現在瞧着吧，看誰幹倒誰。」

敵 死

夜笨脚笨手的把黑暗堆到胡同裏，花園裏，曠野裏。風帶着強暴的嘯聲，沿街飛馳着，剝落着被嚴寒鍛鍊的，裸樹皮，無賴的在屋根下窺視着。翻亂着毳毛

的睡着的雀子的羽毛，使牠們通過了睡夢，回想着六月的暑熱，回想着熟透的，用晨露洗過的櫻桃，回想着糞中的幼蟲和其他的爲人們在冬夜裏從來所不曾夢見的有味的東西。

在學校籬笆跟前的黑暗裏，抽烟的火光在燃着。有時風抓住灰燼與火星，小心的揚上去，當火星還未息滅的時候，那時在濃紫色的雪上，黑暗與靜寂，靜寂與黑暗在抖顫着。

一個人穿着敞着懷的皮短衣，依着籬笆，默然的抽着烟。另一個站在跟前，深深的縮着頭。

沈默好久的不會被任何人破壞過。停了一下，談話就開始了。用於持的低聲談起來。

「唔，怎麼樣？」

「妨礙的。姑娘在岳父家裏當女工，他就唆弄着說：『同他訂合同了嗎？』他問着。『不知道，』我說。他對我說：『應該叫主席知道，爲着這，不會有好看

的……」

「把他幹掉了吧？」

「得這樣的。」

「如果知道了呢？」

「應該把痕跡滅了。」

「那麼，什麼時候幹呢？」

「你來，商量着看吧。」

「鬼知道他……有點怕……殺人真有點怕。」

「傻蛋，不然不行呢！你明白，也許把全屯子都弄得家敗人亡呢。播種開的不錯，這樣用捐稅來剝皮的，又是土地……他一個人調整着貧農……沒有他，看我們把這些光蛋捏得怎麼樣！……」

在黑暗裏握成拳頭的手指在響着。

風在捲着漫罵。

「唔，你來嗎？」

「不知道……或者，來……來！」

葉非慕吃過早飯，剛要到村執委會去的時候，往窗子一望，就看見了包舍

夫。

「包舍夫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不是他一個，磨坊主吳拉史同他一塊呢，」妻子補充道。

兩人入到室內，脫了帽子，狂憤的劃着十字。

「過得好吧！」

「你們好吧，」葉非慕回答着。

「好天氣呵，葉非慕！現在天氣很好，初雪很新鮮，現在最好是打兔子。」

「爲什麼幹這玩藝呢？」葉非慕問着，疑惑着這些怪客爲什麼到這裏來。

「叫我到那去呢，」包舍夫坐下問道。「這對你可以的：年輕的事，到我那

裏帶上狗——就到曠野去。前天狗自己在菜園跟前捕住過狐狸的。」

吳拉史解開皮襖，坐到床上，搖着搖籃，咳嗽着。

「葉非慕，我這是來找你的。有點小事。」

「你說吧！」

「聽說你要從我們屯子搬到村裏住的。確實嗎？」

「我那也不打算搬。這誰對你說的？」葉非慕奇怪的問題。

「聽人家說的，」吳拉史搪塞着，「因為這我們來的。你甚至可以很便宜的在附近買一所帶小院的偏房的時候，你搬走有什麼合算呢。」

「這在那呢？」

「在加林諾夫克。賣的不貴。如果願意搬——我們可以幫點錢，分期交。我們也幫忙搬。」

葉非慕微笑了一下。

「你們想把我推出手嗎？」

「你想的嗎！」包舍夫揮着手。

「我告訴你吧，」葉非慕走到包舍夫緊跟前：「我從屯子裏那都不去，你丟開這一套吧！我曉得怎麼一回事！你們用錢也買不了我，用賄賂也買不了我！」臉通紅着，痙攣的換着氣，往潑辣的多鬚的包舍夫臉上吐了一口，叫道。

「從我屋裏走開，老狗東西！磨坊主，你也走開，混蛋！……快點，當我還沒把你們的腸子肚子打出來的時候！」

包舍夫在門口裏好久的往上提着領子，脊背對着葉非慕，一字一板的說：

「葉非慕，你記着這吧！不願好好的走嗎？不用的。我們把你做死，由這屋裏拉出去的！」

葉非慕不由自主的用兩手抓住包舍夫的領子，瘋狂的一搖，把他從台階上摔了下去。包舍夫拌住皮襖襟，重重的摔到地下去了，可是很敏捷的又跳起來，好像年輕人似的把摔倒時嘴唇上碰破的血擦了擦，向葉非慕撲去。吳拉史張着兩手，抓住他：

「算了吧，包舍夫，不是現在……來得及呢……」

包舍夫向前彎着身子，用不動的，發昏的眼睛望着葉非慕，動着嘴唇，後來一字不說的轉過身子就走了。吳拉史走在後邊，從他皮襖上抖着沾的雪，有時回顧着站在台階上的葉非慕。

在聖誕週之前，包舍夫的女工東迦流着眼淚，跑到葉非慕的院子裏。

「你怎麼呢，東迦？誰惹你了？」葉非慕問着，把叉往乾草垛上一插，匆忙的由打穀場裏出來。

「誰惹你了？」往跟前走近一點再問道。

姑娘帶着腫了的，淚濕的臉，往圍裙裏擰着鼻子，用頭巾角擦着眼淚，沙着嗓子哭叫着：

死 敵

「葉非慕，請你可憐可憐我吧！……唉——咳——咳——……我這孤女怎麼辦呢！」

「你別哭吧！好好說……」葉非慕嘆着。

「掌櫃把我趕出來了。他說，走開，我再不用你了！……我現在到那去呢？從降世齋節起，在他家已經三年了……爲着過去請求給我一塊錢也好……不，他說，一個大也不給你，我自己也許拾起來的，可是牠——錢——不會丟在路上的。」

「到屋裏去！」葉非慕簡短的說。

葉非慕從容的脫了軍用大衣，把牠掛到釘子上，坐到桌子跟前，叫嗚嗚咽咽的姑娘坐到對面。

「你在他那裏怎麼住的，按照合同的嗎？」

「我不曉得……從荒年住起的。」

「可是合同，總而言之，什麼字據也沒有寫嗎？」

「沒有。我是不識字的人，勉強會寫姓。」

葉非慕沈默了一下，從架竈上取出了一折四褶的包皮紙，用歪歪扭扭的字體

真切的寫道：

呈

第八區人民法庭

從去年春天葉非慕到村執委會裏告富農們瞞糧隱稅起，包含夫——從前全村的主宰——對葉非慕就懷着隱恨。公開的他什麼也不表示，可是在背後偷偷的放箭。在草田裏藉草去欺負葉非慕。夜間當他回到屯子裏的時候，包含夫趕了兩輛車，幾乎把割了的一半草都裝去了。葉非慕不作聲，雖然看出來車輛從他的草田上拉到包含夫的打穀場跟前。

過了兩禮拜，包含夫的獵犬在險峻的山谷裏襲擊了狼洞。母狼出去了，包含夫把兩個翻毛的，孤孤的小狼，從狼洞裏捉出來，裝到布袋裏。把布袋繫到鞍帶上，騎上馬，不慌不忙的回家了。

馬打着響聲，心怯的踏着雷耳，弓着身子走着，好像蹣跚跳躍似的，獵犬在馬腿緊跟前，垂涎着，聞着氣，向上抬着隆起的臉，低聲的唧噥的叫着。包含夫在鞍子上搖晃着，撫摩着馬頭微笑着。

雷包含夫從山上下來入到屯子的時候，短促的夏季的黃昏，就讓路給夜了。碎石片在馬蹄下亂飛着，發着閃光，小狼在馬鞍上的布袋裏不作聲的亂動着。

還沒走到葉非慕的院子跟前，包含夫把纏繩一勒，鞍子響了一下，就跳了下來。解開布袋，把落到手裏的頭一個小狼掏出來，隔着溫暖的小毛，摸着了細細的喉管，把眉頭一皺，用拇指和食指把牠一捏。短促的破碎聲。斷了喉管的小狼，就隔着籬笆，飛到葉非慕的院子裏，無聲的落到稠密的刺叢裏。過了一分鐘，另一個落到距頭一個兩步遠的地方。

包含夫嫌惡的擦着手，跳上馬，抽着鞭子。馬噴着鼻子，在胡同裏飛馳着，後邊匆匆的跟着瘦長的獵犬。

夜間母狼從山上下來，走到屯子裏，不動的黑影，好久的在風磨跟前站着。

風從南方吹着，從風磨跟前送着敵意的氣味，不慣的聲響……母狼歪着頭，低下來挨着草，走到胡同裏，停在葉非慕的院子跟前，嗅着痕跡。不用疾走的跳過了兩呎高的籬笆，繞着爬到刺叢裏。

被家畜的叫聲驚醒了的葉非慕，點着燈，跳到院子裏。跳到牲口圈跟前——小門在開着；把閃灼的黃色的燈光，往那裏一照，望見：一隻羊頂着槽躺着，流出的腸子，在牠的岔得很寬的腿中間，形成一團藍球，冒着氣。另一隻躺在牲口圈中間，由咬破了的咽喉裏，已經不流血了。

早晨，葉非慕出其不意的看見刺叢裏躺着的死狼，猜想到這是誰的手幹的。用錘子把小狼錘起來，送到曠野裏，摔到離路很遠的地方。可是母狼又到葉非慕院子裏光顧了一次。把做棚的蘆葦頂扒穿。把母牛咬死就逃走了。

葉非慕把破皮爛肉的母牛摔到擲死獸的土坑裏，由那裏一直就找包含夫去了。包含夫在做棚的廊檐下，刮着做新車的木楹。一望見葉非慕，就放下斧子，微笑着，坐到做棚下放的車杠上等着。

「到蔭涼裏來，葉非慕！」

葉非慕保持着鎮靜，走到跟前，並排坐下。

「你的狗真不錯，包老伯！……」

「是時，老弟，我們的狗貴重着呢……喂，拉子波，啡咕！到這裏來，……」
大胸脯的長腿的公狗，從台階上跳下來，擺着彎尾巴，跑到主人跟前。

「我爲着這一隻拉子波，給宜利茵哥薩克出了一隻母牛帶一隻牛犢呢。」包舍夫用嘴角微笑了一下繼續說：「狗是不錯……會捉狼呢……」

葉非慕向斧子伸着手，搔着狗耳朵，反問道：

「你說母牛嗎？」

「帶牛犢的。難道這是價錢嗎？牠更貴重着呢。」

葉非慕把斧子短短的一掄，把狗腦蓋劈成了兩半。血和一團熱腦漿，濺到包

舍夫身上。

面色發青的葉非慕，艱難的從車上起來，擲了斧子，低聲說：

「聽見嗎？」

包舍夫潤着眼睛，望着狗的彎曲的腿，嘆着氣。

「你發瘋了嗎，怎麼呢？」他沙着嗓子說。

「發瘋了，」葉非慕微顫了一下低聲說。「你這混帳東西，應該劈你的頭，不該劈狗頭的！……誰把小狼在我院子跟前捏死了呢？——你的手幹的！……你有八隻牛……丟一隻，損失小，可是我的最後的一隻牛還被母狼咬死了，孩子沒有牛奶吃呢！……」

葉非慕大步的向大門走去。包舍夫到籬笆門緊跟前才追上了他。

「你賠我的狗嗎，狗仔子！……」他吵着，攔着路。葉非慕走到緊跟前，對着包舍夫的蓬亂的鬚鬚出着氣說：

「包舍夫，你別遭我！我不是你的人，我不受你的欺負。你害我——我同樣報復你！給你當奴隸的時代過去了！……走開……」

包舍夫往旁邊一挪，讓開路。籬笆門嘩塔響了一下，好久的罵着，用拳頭向

去了的葉非慕威嚇着。

自從狗的事件發生以後，包含夫就停止追跟葉非慕了。同他見面時點點頭就把眼睛轉到一旁去了。這樣的關係一直拖延到法庭判決包含夫給女工東迦出六十盧布的時候。從這時起，葉非慕覺得危險從包含夫院裏威嚇着他。在準備着什麼東西。包含夫的狐狸眼睛，神祕的微笑，望着葉非慕。

有一次，主席在執委會裏拐彎子問道：

「葉非慕，判決我岳父出六十盧布，聽說了沒有？」

「聽說了。」

「誰能教會這傻子東迦呢？」

葉非慕微笑了一下，一直的望着主席的眼睛。

「窮困。你岳父把東迦趕出去，到路上連一塊錢也不給她，可是她給他作了兩年活呢。」

「可是我們養活她了呢！……」

「而且從早起到夜裏都使她做活嗎？」

「家務事，你曉得，不是按鐘點做活呢。」

「我看你奇怪的是要知道誰往法庭裏寫的呈子嗎？」

「不錯，不錯，誰能幹這回事呢？」

「我，」葉非慕回答了，按着主席的臉色，明白這對他不算偶然的事。

晚上以前，葉非慕從執委會裏隨身帶了公文和村執委會的一定的判決書。

「晚飯後再騰寫吧，」往回走着想道。

吃了晚飯，從院裏把兩打關起來，坐到桌跟前就騰起來。他的視線偶然落到沒有遮掩的窗框上。

「瑪霞，你怎麼呢，難道沒有買點布做窗簾嗎？」

妻子坐在紡車跟前，失錯的微笑着。

「我買了兩碼布……你曉得沒有尿布呢……孩子裹着破片子的……我就縫了

兩塊尿布。」

「唔，這不要緊……可是明天還是買吧。要有人從外邊把雨打一揭——一切都看見了，不方便的。」

在被寒冷描繪成花紋的窗子的外邊，風在刮着乾雪。四不像的沈重的黑雲，把天遮蔽着。在屯邊上，在寬頂的長着雜草的山坡，向院子伸的地方，狗在狂吠着。柳樹委屈的在河上低語着，向風抱怨着寒冷，抱怨着壞天氣，牠們的枝條的搖曳聲與風聲，融成和諧的低音的轟鳴。

葉非慕把鋼筆往用橡子自製的墨水裏浸濕着，有時往那潛隱着沈默的威脅的黑漆的啞然的四方的窗框上望着。他心煩意亂着。過了兩點鐘，雨打從外面響了一下，就輕輕的開了一下。葉非慕沒聽見響聲，但無目的的向窗子望了一眼，嚇得發冷起來：誰的很熟的灰色的眼睛密縫着，沈重的在窄窄的光縫裏，隔着樹枝形的凝霜望着他。過了一秒鐘，摸索着似的，在玻璃後面，平對着他的頭，發現了步槍的黑槍口。葉非慕坐着，撲到牆跟前，一下不動的面色蒼白着。窗框是單

層的，他清清楚楚的聽見槍機的響聲。灰色眼睛上的眉毛，吃驚的抖顫了一下。射擊沒有發出來。轉瞬間，玻璃後邊的小黑圈消失了，槍門清亮的響着，可是葉非慕醒悟過來，息了燈，剛剛彎下頭，窗外的槍響起來，玻璃亂飛着，子彈入到牆裏，牆皮的碎塊落到葉非慕身上。

風由破窗裏突進來，把雪塵撒到長椅上。孩子在搖籃裏大聲叫起來，雨打開起了。……

葉非慕無聲的在地下爬着，爬到窗子跟前。

「葉非慕！親人！……哦，天哦！……葉非慕！」妻子在床上哭着，可是葉非慕咬着牙，不應聲；戰慄抖擻着他。他抬起身來，往破窗子望着；看見有人踏着雪塵，騎着馬，在街上飛馳着。葉非慕扶住長椅子站起來，又飛快的倒到地下；槍筒由半開的雨打後邊塞過來，放了一槍……室內充滿了火藥的焦臭的苦辣味。

早晨，癡黃的葉非慕，出去到台階上。太陽照耀着，烟筒冒着烟，被趕去飲水的家畜在河邊叫着。街上留着雪橇的新痕跡，新雪的不會沾污的潔白，眩惑着人目。一切都是如此的平凡，家常，親切，過去的一夜，對葉非慕成了窒息的夢一般。在台階附近，對着打破的窗子，他在雪地上拾了兩個空彈壳和一個在發火點上留着一個小黑坑的步槍子彈。把發鏽的子彈好久的在手裏轉動着想道：「要不是不過火，要不是發火點受了潮——那你許完了，葉非慕！」

主席已經坐在執委會裏。應着門聲，照葉非慕瞟了一眼就又俯到報紙上。

「爾瓦喬夫！」葉非慕喊着。

「唔？」那位不抬頭的應着聲。

「爾瓦喬夫！往這裏看！……」

主席不出心願的抬起頭，睜得很大的灰色的眼睛，由突然彎曲的眉毛下，一直望着葉非慕。

「你這混蛋，夜裏對我放黑槍嗎？」葉非慕沙着嗓子說。

主席紅着臉強笑着。

「你怎麼呢？發瘋了嗎？」

過去的一夜，湧到葉非慕面前：玻璃後邊的沉重的不眨眼的目光，步槍的黑口，妻子的叫喊……葉非慕疲倦的揮着手，坐到長椅上微笑了一下。

「沒有打着。子彈潮濕了……你把牠貯藏在那呢？大概藏在地下裏吧？」

主席完全抑制着自己，冷靜的 answering 。

「不曉得你說的是什麼：一定是你喝的太多了。」

到正午的時候，葉非慕夜裏被槍擊的風言，傳遍了全屯子。好事者都集到他房子跟前。伊凡把葉非慕叫到執委會裏問道：

「你報告警察了沒有？」

「這來得及呢。」

「唔，老弟，別胆怯，我們不叫你受欺負。現在跟包舍夫一起的有五個來人，我們咬死他們的！誰也不再跟富農了，都離開了，夠了！……」

晚上當年輕夥子們都集到鞋匠傅季克家裏，好像從來似的，在他的鞋匠的小錘的聲音下，沸騰了熱烈的談論，同年的王四甲往葉非慕跟前坐近了一點，抓住葉非慕的肩，親熱的低聲說：

「你記着，葉非慕，把你打死了——有二十個新的葉非慕出現的。明白嗎？對你說實在話！你知道在故事裏關於英雄嗎？打死一個，出來兩個……唔，我們不是兩個，而是組織二十個呢！」

早晨葉非慕到村子裏去了。到了執委會裏，到了借貸所裏，到了警察所裏等候所長就就誤住了。把事情一辦完——天就黃昏了。

出了村，在平滑的河冰上走着回家了。黃昏上來了。嚴寒微微的刺着雙頰。夜在西天上不快樂的發着藍光。屯子，房舍的黑黝黝的行列，在轉彎的後邊隱現着。葉非慕加快了脚步，向後面回顧了一下，看見：在後邊二百來步遠的地方，有三個人成一堆的走着。

葉非慕把到屯子的距離用眼光一量，更快的走去了，但是過了一分鐘，回顧了一下，看見在後邊的那些人，不但沒落後，甚至彷彿逼近了。心驚的葉非慕跑起來。好像在練習似的，緊緊的把肘子貼到兩脇上，用鼻子吸着冷空氣。想登到岸上，但是想到那裏有很深的雪，於是又順着河跑去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沒有計算好動作，滑了一腳，沒有直起身來就倒了。站起來，向後一望，把他追上了……前邊的一個跑得有彈力而且輕快，跑着揮着棍棒。

恐怖幾乎使葉非慕從咽喉裏叫出救人的呼聲來，可是到屯子裏有一哩地：喊聲反正誰也聽不見的。在短短的時間，意識到這一點，葉非慕閉着嘴唇，不作聲的向前衝去，想把跌倒時失去的時間撈回來。幾分鐘的時候，在他與那三個人的頭一個中間的距離，彷彿不會縮短；後來葉非慕往後一看，就望見在後邊跑着的人追上他了。集中了一切的力量，更快的飛奔着，這是他的聽覺得到了新的聲音：棍棒在冰上飛快的滑着，發出沈重的聲響。從腳下把葉非慕打倒了。他跳起

來，又跑着。轉瞬間，他回想起來：當他在察里津附近打退白黨的時候，就是這樣跑的，那時就是這樣的灼熱的喘息，充塞了胸懷……

被強有力的手拋出的棍棒，又把葉非慕從腳下打倒了。他沒有起來……有人從後邊很很的照他頭上一擊，把他打倒到一邊去。葉非慕把一切的意志集成了鐵的一團，踉蹌的爬起來，但把他打的倒仰着。

「冰怎麼是翻熱的……」思想在閃了一下。葉非慕往旁邊一望，看見蘆葦的斷莖。「把我也打斷了……」於是即刻在將暗淡下去的意識裏，燃起了火一般的話：「你記着，葉非慕，把你打死了——有二十個新的葉非慕出現的！……好像

在故事裏的英雄似的……」

在蘆葦裏有拉長的聲音……葉非慕沒覺着怎樣把他的牙打落。刺翻了牙床，把棍棒深深的插到他嘴裏；沒覺着怎樣把叉刺入到他胸裏，又彎着，戳到脊椎骨

上。

三個人抽着烟，很快的往電子走去了，獵犬在他們一個人的後邊匆匆的跟着。風雪起來了，雪落到葉非慕臉上，在冰冷的頰上已經不融化了，難忍的楚痛與恐怖的兩顆淚珠，在那裏凝結着。

十二，十四，一九三八，譯於城固。

牧童

M·邵洛霍甫

從褐色的，被太陽晒焦了的曠野裏，從發裂了的白色的鹽池裏，從東方——
刮了十六天的熱風。

地變成炭了；草都成了黃的打捲了，井跟前的小路上，稠密的散佈着的水脈
都乾了，還沒有冒出來的莊稼穗都枯萎了，凋落了，好像老頭似的，駝着背，向
地下彎着。

在正午的時候，鐘聲的銅音波，在微睡的电子裏響着。

暑熱。寂靜。只是在籬笆上腳聲響着——搔着灰塵，老人的拐杖在小土崗上
敲着——摸索着道路。

屯子鳴鐘開會的。議事日程是雇牧童。

人聲在執委會裏盪漾的亂響着。吸烟的烟氣。

主席用鉛筆頭到桌子上敲着。

「公民們，雇牧童不看牲口了，說工錢低。我們執委會提議雇葛利戈利看。他是我們這家人，是孤子，是少共……他的父親，大家都曉得的，從前是鞋匠。他住在妹妹家裏，他們沒有吃的。公民們，你們設身處地的想想，把他雇下看牲口吧。」

老頭子傅魯格夫忍不住了，擺着歪屁股。

「這個我們是不能夠的……牛羣是健康的，可是他是什麼牧童呢……應當趕到遠處放，因為近處沒有草，這事他幹不慣的。到秋天一半牛犢都沒有了……」

磨坊主易格納特是個聰明的老頭子，用毒惡的甜密的聲音說：

「我們沒有執委會也雇到牧童的；這是關係我們方面的事……應當挑一個年老的，靠得住的，而且愛惜牲口的人……」

「對了，老爺爺……」

「公民們，雇老頭子嗎，這樣牛犢跟他會很快的就丟了的……現在不是那些時候了——到處都是賊險……」主席堅決的，期待的說着；這時有人從後邊就聲援着：

「老年人沒有用……你們要注意這不是老母牛，而是隔夏的牛犢。這裏需要狗腿子的。牲口羣一跑散，——叫你去收拾吧——老頭子跑着把五臟六腑也跑丟了的……」

轟然的大笑聲，可是老頭子易格納特從後邊低聲說：

「共產黨這裏不相干……要禱告的，不是……」老禍害撫摩着禿頂。

可是這時主席嚴厲的說：

「公民們，請不要亂攻擊吧……爲着這樣的……我要叫他退席的……」

在破曉的時候，當烟好像塗污的破棉絮似的，由烟筒裏爬出來，低低的敷到曠場上的時候，葛利戈利集了一百五十來頭一羣的牲口，經過屯子，往蒼茫的

滾滾的滾上去了。

鼯鼠洞的褐色的隆起，斑斑點點的在曠野裏散佈着，鼯鼠從鋪着抓地草的洞裏遲緩的當心的曠着，鴉鳥閃着銀色的羽毛飛翔着。

「牛羣很安寧。牛犢的裂蹄在皺紋的地皮上，細雨一般的噠噠的響着。

杜妮，一個牧童的妹妹同葛利戈利並排走着。她的緋紅的雀斑的雙頰在笑着，眼睛，嘴唇，一切都在笑着，這是因為她到紅山上來已經整整的過了十七度的春天了，而在這十七年之中，覺得一切都是這樣的可樂：連哥哥的苦喪的臉，連走着路反着芻的大耳朵的牛犢，甚至到明天他們連一塊麵包吃都沒有，連這都是可笑的。可是葛利戈利不笑，由葛利戈利的破舊的，有遮緣的硬帽下的緊張而有橫紋的額頭和疲憊的眼睛看來，好像他過了遠不只十九歲了。

牛羣安安生生的在凸凹不平的路旁走着。

葛利戈利對落在後邊的牛犢噓了一聲，就對杜妮轉過身來。

「杜妮，我們賺點麵包過到秋天，那時我們到城裏去。我去入勞動講習所。」

把你也安置一個什麼地方……或者也學習一點……杜班，城裏書多着呢，吃的麵包也很乾淨，沒有草，不像我們吃的。」

「可是咱們到那弄錢去呢？」

「你這小傻子呵……他們給咱出二十普特糧食，這就是錢……每普特買一塊錢，然後把黍子，乾糞買了。」

葛利戈利站到當路上，用鞭桿在灰土裏劃着，計算着。

「葛利戈利，咱們吃什麼呢？麵包一點也沒有了……」

「我口袋裏還剩一塊陳燒餅。」

「現在吃完了，明天怎麼辦呢？」

「明天從屯子回來帶麵來的……主席答應過了……」

正午的太陽蒸晒着。葛利戈利的袋形的小衫都汗濕了，貼到肩甲骨上。

牛羣煩燥的走着，牛蟲和蠅子咬着牛犢，灼熱裏牲口在叫着。牛蟲在咬着。在傍晚，在太陽未落的時候，把牛羣趕到牛欄裏。在水池附近有一所被雨水

腐朽了的茅廬。

葛利戈利飛快的趕着牛羣。勉強的跑到牛欄跟前，開了幾條編的小門。算計着牛犢，一個一個的放入到四四方方的黑門裏。

三

在池那邊的，好像大粒豌豆似的隆起的荒陵上，結了新的茅廬。用牲口糞塗了牆，葛利戈利用草把頂上蓋了蓋。

第二天晚上，主席回來了。帶回了半普特玉蜀黍麵和一小袋黍子。

吸着烟，坐到蔭涼裏。

「你是很好的人，葛利戈利。你放着牲口，秋天我們到區裏去。或者從那裏叫你讀書去……那裏教育局我有熟人的，會幫忙的……」

葛利戈利喜歡的臉上發起紅光來，送着主席，給他扶着馬鐙，緊緊的握了他的手。好久的在後邊望着馬蹄下揚起的團團的灰球。

曠野乾透了，獨活草好像患肺結核人的雙頰的緋紅着；正午的時候，熱得人窒息了。葛利戈利仰臥着，望着那蕩漾着淡藍色的丘陵，他就覺得曠野是活的，在無限的田莊，鄉村，城市的重壓下，他是多麼艱難啊。他覺得土地在斷斷續續的喘息裏抖動着，可是在下面，在很厚的地層下跳動和飛馳着另一種不可知的生命。

於是在大白天就恐怖起來了。

把無邊的丘陵，用眼光估量一下，望了迷景，望了把褐色的草弄污了的牛羣，想着好像麵包末由麵包上切下似的，他遠遠的與世界割離了。

禮拜日的晚上，葛利戈利把牛羣趕到牛欄裏。杜妮在茅廬跟前生着火，煮着黍子和發着酸模香的稀飯。

葛利戈利坐到火跟前，用鞭桿攪着燒的乾糞說：

「郭里沙的牛犢病了。應該告訴掌櫃的……」

「或者，我到屯子去吧？……」杜妮問着，盡力的表示着淡然漠然的樣子。

「不用。牛琴一個人看不過來的……」他微笑着：「想人了嗎，呵？」

「想悶了，葛利戈利，親人……在曠野裏過了一個月，僅僅看見一次人。如果在這裏過一夏的話，那連說話都忘記了……」

「忍耐一下吧，杜妮……秋天到城裏去。我同你去讀書，我們學成了以後，回到這裏來。按着科學方法來種地，不然，我們這裏很黑暗的，人都在噩夢中的……都是不識字的……沒有書……」

「不收我們讀書的……我們也是愚而無知的人……」

「不，收的。當我冬天到村裏去的時候，我在黨支部書記那裏讀了列寧的書。那書上說，政權屬於無產階級，關於學習也寫道：由窮人出身的應當學習。」

葛利戈利跪起來，銅色的火光，在他雙頰上跳動着。

「爲着管理我們的共和國，我們要學習的。在城裏，那裏工人拿政權的，可是我們這裏富農做主席，屯子的主席也都是有錢人當的……」

「葛利戈利，我最好去洗地板，洗衣服，做活，你去讀書……」

乾糞癩着，冒着烟，就燃燒起來。半睡半曠野在沉睡着。

三

黨支部書記波立多夫，託巡邏的警察告訴葛利戈利到村裏去。

葛利戈利在天沒亮就出門了，到午飯時從丘陵上就望見鐘樓與鋪着乾草和白鐵板的小房。

拖着有腳繭的脚，到了曠場上。

俱樂部設在僧侶的房子裏。沿着發着新鮮的松脂香的新路，入到一間寬敞的房間裏。

因為雨打關着——半暗起來了。波立多夫在窗子跟前，用鑰子刮着東西，敲窗框的。

「聽說了，老弟，聽說了……」微笑了一下，伸着汗手。「唔，一點也不明白！我在這裏調查了一下：那裏油坊裏要人的，結果竟比所要的多募了十二

『……你看牲口，到秋天的時候，我們派你去學習。』

『在這裏就是這樣的工作也好……屯子的富農，極不願我當牧童……他們說我是少共——不信神的人，放牛不念經……』葛利戈利疲倦的笑着。

波立多夫用袖子把綻花一拂，就坐到窗台上，皺着汗溼的眉頭，把葛利戈利望了一下。

『葛利戈利，你瘦了……你的吃食怎麼樣？』

『有吃的。』

都少沉默了一下。

『呵，到我這裏來吧。給你新書報看：由區裏收到的報和書。』

在一端頂到墻院的街上走着。老母雞在灰色的灰堆裏浴着灰塵，什麼地方的井上的轆轤在響着。遲緩的靜寂，在耳朵裏鳴着。

『你現在留着。要開會的。弟兄們已經在談論你的：』葛利戈利在那裏，怎麼樣，怎麼着。』你同弟兄們見見面……我現在做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你在

我這裏過夜，明天走。好吧？」

「我不能過夜的。杜統一個人牲口看不了的。我去開會，會一開完——夜裏走。」

波立多夫的外間房裏很涼爽。

發着乾蘋果的甜味，從牆上掛着的鞭和後鞵上，發着馬汗氣。

在屋角裏放着盛着酸汽水的桶和歪邊的床。

「這就是我的地方，——在房裏熱得很……」

波立多夫彎下腰，謹慎小心的從麻布下抽出了好久以前的真理報和兩本小書。

把補着補綻的口袋，塞到葛利戈利的手裏，張着口：

「拿住……」

葛利戈利拿住口袋頭，可是自己用眼睛串着報紙的字行。

波立多夫用手捧裝着麵粉，把裝了一半的口袋搖了搖，就去到堂屋裏。

拿來兩塊豬板油，包到黃白菜葉裏，裝到口袋裏說：

「回家的時候——把這帶上！」

「我不帶……」葛利戈利說。

「爲什麼不帶？」

「就這不帶……」

「你怎麼呢，可惡蟲！」波立多夫臉色蒼白着，道，眼睛釘着葛利戈利。「還算同志呢！快餓死了，連一句話也不告訴。帶去吧，不然我們的交情就斷絕了……」

「我不願意拿你最後的一點……」

「僧侶的女人是最後的，」波立多夫望着葛利戈利，氣憤憤的綁着口袋，已經和氣的說。

會在天亮以前開完了。

葛利戈利在曠野裏走着。麵口袋在肩上墜着，磨着的腳，發燒得要流血了，

可是他勇壯而愉快的走着，去迎接那發着光輝的靈光。

四

破曉的時候，杜妮從茅廬出來拾乾糞燒火。葛利戈利飛快的由牛欄裏跑出來：她猜想着有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什麼事情弄糟了嗎？」

「郭里沙的小牛死了……還有三條牲口病了。」換了一口氣說：「杜妮，你到屯子去罷。告訴郭里沙和其他的人，叫現在就來……就說牲口病了。」

杜妮很快的就不見了。她背着由荒塚那邊爬着的太陽，由陵上過去。

葛利戈利送了她就慢慢的去到牛欄裏。

牛羣到溝裏去了，在籬笆跟前臥着三隻牛犢。到正午的時候都死了。

葛利戈利離開牛羣，飛奔到牛欄裏：又病了兩隻……

一隻躺到池跟前的溼泥上：對葛利戈利歪着頭，遲緩的叫着：突出的淚眼，

變成玻璃了，葛利戈利自己的鹹淚，順着晒成青銅色的雙頰流着。

日暮的時候，杜妮到了主人家裏……

老頭子阿德梅用拐杖觸着凝然不動的牛犢。

『邪症——這種病……現在整個的牛羣要開始毀滅來了。』

把皮剝了，把死牛埋到距湖不遠的地方。用乾黑土撒成一個新的土堆。

第二天杜妮又在路上走着到屯子去了。一下子病了七隻牛犢……

日子好像玻璃似的，一天一天的浮去了，牛欄空起來了。葛利戈利心理也空虛起來了。一百五十來頭牲口，剩下五十頭了，掌櫃的都坐着馬車來了，剝了牛犢的皮，在溝裏掘了淺坑，把血淋淋的死牛埋了就走了。牛羣不出心願的入到牛欄裏；牛犢在叫着，覺着看不見的血與死，在牠們中間爬行着。

天亮的時候，面色發黃的葛利戈利開了吱吱響着的牛欄門，把牛羣放出去，照舊的經過乾了的墓塚去了。

腐爛的肉臭氣，煩燥不安的牲口揚起的灰塵，遲緩的無可奈何的吼聲，就是

經過曠野慢慢走着的太陽，也是這樣的熱。

打獵的由屯子來了。在牛欄的籬笆周圍放着鎗；從牛欄裏嚇着兇惡的病魔。可是牛犢依然在死着，牛羣天天的稀少起來了。

葛利戈利開始發現有些墓塚被挖開了；啃光了的骨頭，放在不遠的地方；夜間不安生的牛羣怕起來了。

夜間，在靜寂裏，突然一下子騰起了粗野的吼聲；牛羣衝破着籬笆，在牛欄裏亂竄着。

牛犢把籬笆衝倒了，成堆的去到茅廬跟前。在火旁睡着，勉強的呼吸着，反着芻。

葛利戈利不到夜間被犬吠聲驚醒的時候，是猜不到的。走着穿着短皮襖，從茅廬跳出來。露水潤溼了的牛犢脊背擦着他。

在入口處站了一下，向狗呼嘯了一聲，回答的是聽見從加久溝裏送來的各種聲音的緊張的嗥叫聲。由刺叢裏還有一個低聲的繞着山叫着……

入到茅廬裏，點着亮。

「杜妮，你聽見了嗎？」

光怪陸離的聲音，在破曉的時候，同繁星一起消失了。

五

早晨，磨坊主易格納特同捏斯特洛夫來了。葛利戈利在茅廬裏收拾着靴子。老頭子們進來了。易格納特脫了帽子，因為在茅廬裏地下爬着的太陽的斜射的光線，把眼睛密縫着，舉起手——想對着屋角裏掛的列寧的小像片劃十字。細細的一望，就在半道上匆匆的把手拳到背後；惡狠狠的唾了一口。

「這麼着的……那麼，你沒有神像嗎？……」

「沒有……」

「在神位上掛的這是誰？」

「列寧。」

「這就是我們的倒霉……沒有神，邪病就來了……因為這些事，牛犢就病了……呵哈——哈，我們的上帝是慈善的……」

「老爺爺，牛犢是因為沒有請獸醫死了。」

「從前沒有你的獸醫也過了……你真是有學問的人……你常常向神禱告一下，獸醫也許用不着了。」

捏斯特洛夫眼睛咕嚕咕嚕的轉着，嚷道：

「從屋上角裏把那邪東西取下去！……爲着你這惡漢，罵神的人，牲口都死了。」

葛利戈利臉色微微的蒼白着。

「你在你家裏去吩咐吧……沒有什麼可開口的……這掛的不是邪東西，而是無產階級的領袖……」

捏斯特洛夫強硬起來，紅着臉噁着：

「你給我們幹活——就照我們的做吧……爲什麼你弄這些……聽着吧，不

然我們馬上就辦你的。」

把帽子戴上，不打招呼的出去了。

害怕的杜妮，對哥哥望着。

過了一天，鐵匠季洪從屯子來看自己的牛犢來了。

蹲到茅廬跟前，抽着烟，苦笑着說：

「我們的生活真是醜觀的……把舊主席打倒了，現在掌權的却是捏斯特洛夫的女婿，唔，又回到自己的習慣裏了……昨天分了地：窮人一分到一塊好地的時候，就重分起來。有錢人又騎到我們的脊梁骨上了……葛利戈利，他們把一切好地都拿去了。把膠泥板地給我們留下……是這樣的調門呵……」

葛利戈利成半夜的坐到火跟前，用炭在橙黃色的寬掌的玉蜀黍葉上寫着歪拗的字行。寫着關於土地的不正確的分配，寫着用射擊同牲口病鬥爭以替代獸醫。把寫成的玉蜀黍葉的小包，交給鐵匠季洪說：

「送到區裏時候，打聽紅色真理報在那裏出版的。把這交給他們……我寫的

從行就，不過你別揉，不然會把炭擦去了的……」

鐵匠用那被炭烙了的染黑了的的手指，小心謹慎的接了沙沙作響的葉子，放到懷裏心口上。帶着那同樣的微笑告別道：

「我步行着封區裏去，或者到那裏找到蘇維埃政府的……一百五十哩我三天把牠趕完。過一禮拜，我一回來就說給你……」

六

秋在陰雨裏，在昏暗的潮溼裏過去了。

杜妮從早晨就到屯子弄吃食去了。

牛犢到半坡上放去了。葛利戈利披上外衣在後邊跟着，把褪色的路旁的薊草頂摘了，在手掌裏沉思的揉着。兩個騎馬的人，在秋季的短促的黃昏前，從陵上下來。

馬鈴整齊着，到了葛利戈利跟前。

葛利戈利認出來，一個是主席——捏斯特洛夫的女婿，另一個是磨坊主易格納特的兒子。

馬潭身都在汗沫裏。

「好吧，放牛的！……」

「好吧！……」

「我們到你這裏來的……」

主席在馬鞍上向前屈着，好久的凍透了的手指，在解着大衣；掏出一張黃報紙。在風地裏展開來。

「這是你寫的吗？」

葛利戈利的從玉蜀黍葉上墮下來的鬚鬚於分配土地，關於牲口流行病的字，在他眼前跳動着。

「跟我們去吧！……」

「上那去……」

「就到這溝裏去……要談一談……」主席的發青的嘴唇抽動着，眼睛艱難的，悲苦的瞪着。葛利戈利微笑了一下：

「在這裏說吧。」

「也可以在這裏說的……如果你願意的話……」

從衣袋裏拔出手鎗來……勒着馬，沙着嗓子說：

「還登報嗎，小壞種？」

「你這是爲什麼呢？……」

「這是因爲你我得吃官司呢！」

「還再胡放屁嗎？……說吧，共產黨雜種糕！」

沒有等到回答，一鎗打到葛利戈利的用沉默封閉的口裏。

葛利戈利呵哈了一聲，倒到放風了的馬蹄下，用彎曲的手指，撕了一片紅色的溼潤的草，就寂無聲息了。

磨坊主易格納特的兒子從馬上跳下來，用手捧了一團黑土，就填到起着血沫

納的口裏……

曠野是寬廣的，誰也不會量過的。牠上邊有好多的道路和小徑。黑而又黑的
秋夜，雨把馬蹄的痕跡洗去得乾乾淨淨了……

七

微雪。薄暮。到曠野的路。

只有背上背着裝着大麥麵包皮的荷囊和手裏拿着拐杖的人不辭行走。

杜妮在路旁走着。風撕着破小衫的下襟，突擊着她的脊背。

淡漠的，薄暮的曠野，在周圍躺着。

荒塚在離路不遠的地方隱現着，在牠上邊是蓋着草的亂蓬蓬的茅廬。

用那踉蹌的醉人一般的步調走到跟前，臉向下的躺到沉陷了的小墓塚上。

杜妮在筆直的通到火車站的大道上走着。

她輕快的走着，因為在背上背着荷囊裏有大麥麵包皮，發着辛辣的曠野塵土氣的破了的『共產黨主義ABC』和哥哥葛利戈利的麻布小衫。

當心裏充滿着悲苦的時候，當眼淚染燒着眼睛的時候，那時她遠避着外人的眼睛，在什麼地方從荷囊裏把沒洗過的麻布小衫掏出來……臉俯在牠上邊，就覺着親人的汗氣……成好久的不動一動的輪着……

路程向後退去了。對生活憤怒的狼叫聲，由曠野的峽谷裏送來，而杜妮在路
上邁着步武，往城裏走着，在那裏有蘇維埃政府，在那裏無產階級爲着將來會管
理國家而學習着。

在列寧的書裏這樣的說着。

一，二，一九三九，譯於城網。

小無賴漢

M·邵洛霍甫

米什加做着夢，彷彿祖父在園子裏割了一根結實的櫻桃樹條，向他走着，揮着樹條，可是自己嚴厲的這樣說：

「呵，到這裏來，米什加，我照你生着兩腿的那地方抽你！……」

「爲什麼，爺爺？」米什加問着。

「爲着你把鷄窩裏的雞蛋偷出去，坐迴轉木馬要完了！……」

「爺爺，今年我沒有坐迴轉木馬！」米什加恐懼的叫起來。可是祖父嚴肅的

燃着鬚鬚。蹣着腳說：

「躺下去，小惡漢，褲子脫了！……」

米什加叫了一聲就醒了。心跳得彷彿真嘗了樹條一樣。把左眼微微一睜——

屋裏黑了。窗外的曉日發亮了。米什加把頭抬起來，聽見門口的聲音：媽媽在嚷着，唧噥着什麼，笑得噙着，祖父在咳嗽着，外人的聲音：

「布——布——布……」

米什加把眼睛一擦就望見：門嘩嗒一聲開了，祖父跑進堂屋裏，跑着，眼鏡在他鼻子上擺着。米什加起初想着僧侶同唱歌的來了（在復活節，當他來時，祖父也是這樣忙着），可是跟着祖父進到堂屋裏來的是一個穿着軍用大衣，戴着有飄帶而沒有遮緣的帽子的外來的大兵，可是媽媽抱住他的脖子，叫着，她自己的腿在得得的跳着……

那一個外來人在屋中間從脖子上把媽媽推下來說：

「可是我的孩子在那呢？」

米什加胆怯起來，鑽到被窩裏。

「米什加，好兒子，你睡着了嗎？你的老子幹事回來了！」媽媽吵鬧着。

米什加還沒來得及瞟一眼的時候，那兵就抓住了他，在頂棚下投擲着，後來

緊緊的貼到懷裏，真不是鬧着玩的，用棕色的鬍子刺着嘴唇、兩頰、眼睛。鬍子怎麼是潮溼的，鹹的。米什加掙脫着，可是掙脫不了。

「我的長成了一個多麼樣的布爾雪維克！馬上要長過爸爸了！……哈——哈——哈……」

父親叫着，只顧逗着米什加玩，忽然叫他坐到手掌上，翻弄着，忽然又投擲到頂棚的橫梁上。米什加忍着，忍着，後來好像祖父似的，把眉毛一皺，嚴肅起來，揪住父親的鬍子。

「放下吧，爸爸！」

「我不放！」

「放下吧！我已經長大了，可是你還把我當小孩子玩一樣！」

父親叫米什加坐到自己膝蓋上，微笑着問道：

「你幾歲了？」

「八個『頭』了，」米什加翻着眼說。

「小兒子，你記得前年我給你做了輪船嗎？你記得我們把牠下到池裏嗎？」

「記得的！……米什加叫着，胆怯的用手摸着父親的脖子。這一來就完全樂開了：父親叫米什加騎到自己脖子上，捉住他的腿；在堂屋裏一圈一圈的跑起來，後來好像馬似的叫着，米什加樂得連氣都上不來。母親扯住他的袖子，嚷道：

「上院子去，玩去吧！……去吧！告訴你說，這樣的囚犯，……」她請求着父親：「放了他吧，佛莫，請你放了他吧！……簡直不叫父親仔細看一看，你這小鷹。兩年沒見面，你就同他纏個不休。」

父親把米什加放到地下坐着說：

「跑吧，同小朋友們玩去吧，你以後來，我給你禮物。」

米什加隨身把門關上，起初想在門口裏聽一聽屋裏將說些什麼話，但是過幾想起來——小朋友們誰也還不知道父親回來了，於是穿過院子，順着菜園，踏着馬鈴薯的圓穴，喘着氣到池裏去了。

米什加在發着臭氣的死水裏洗了澡，在沙灘上打了滾，最後一次的水裏浸

丁浸，一隻腳跳着，蹬上褲子。完全打算回家的，可是這時章吉克——僵硬的兒子來到他跟前。

「別走，米什加！來洗一洗澡，上我們家裏玩。你媽媽決定上我們家裏的。」
米什加用左手把溜下去的褲子掩起來，把肩上的繫帶整了整，不出心願的說：

「我不願同你一塊玩。你的耳朵裏臭得很！……」

章吉克惡毒的密縫着左眼，從瘦骨的肩上扯着編織的小褂說：

「這是因為瘰癧，可是你是鄉下老，你母親在籬笆下邊生的你！……」

「你瞧見了嗎？」

「我聽我們女廚子告訴媽媽的。」

米什加用腳抓着沙，從上到下的把章吉克看了一眼。

「你媽媽胡吹的！並且我爸爸打過仗，可是你爸爸是喝血的，吃人家的點

心！……」

着

「小無賴漢！……」僧侶的兒子歪着嘴吵着。

米什加抓起一塊被水剝削的光石頭，但是僧侶的兒子噙着淚，溫和的微笑

「你別打架，米什加，別發惱！我把我的鉄短劍給你，你願意嗎？」

米什加用腳抓着沙，從上到下的把韋吉克看了一眼，看了小石頭，但一想起父親，就驕傲的說：

「我爸爸從戰場上給我帶的東西比你的更好呢！」

「扯謊的吧？……」韋吉克不相信的說。

「你自己才扯謊呢！……如果我說帶的有，那就是有！……有真正的槍……」

「你想想，你成了多麼富的人！」韋吉克羨慕的笑了一下。

「他還有一頂帽子，帽子上繫着飄帶和寫着金字，好像你書上的金字一樣。」
韋吉克好久的思索着用什麼來使米什加奇怪起來，皺着額，搔着白肚子。

「我爸爸馬上要做僧正了，可是你的從前是放牛的。呵哈，什麼？……」

米什加在熱沙上站得厭煩了。轉過身子，往菜園去了。僧侶的兒子喊着：

「米什加，米什加，我告訴你一點事！」

「說吧。」

「到我跟前來！……」

米什加走到跟前，疑惑的斜着眼：

「呵，說吧！」

僧侶的兒子用細細的彎腿，在沙地上跳着舞，微笑着，惡意的叫道：

「你父親是共產黨！當你剛剛一死，你的魂飛到天上，上帝就說：爲着你父親是共產黨——到地獄裏去吧！……小鬼於是就把你放到煎鍋裏煎起來！……」

「可是你想着不煎你嗎？」

「我的爸爸是牧師！……你是沒有讀過書的傻子，什麼也不懂的……」

米什加怕起來。轉過身來，不作聲的跑回家了。

到籬笆跟前站住了，用拳頭對僧侶的兒子威嚇着叫道：

「我問一問爺爺，如果你要扯謊的話——別到我們院子跟前過吧！」

跨過了籬笆，往家裏跑着，可是在眼前是煎鍋。鍋裏煎着他，煎着米什加；火熱的坐着，周圍酸奶皮在沸着，起着泡。背下好似螞蟻爬的一樣，快點跑到爺爺跟前問個明白也好……

真是碰見鬼——豬夾到籬笆門裏了。頭夾在那面，牠自己在這面，腿蹬着地，轉着尾巴，大聲的叫着。米什加救助着：試着開籬笆門——豬發着沙聲。騎到牠身上，豬把氣力一鼓，把籬笆門衝開了，呼通一聲，就順着院子往打穀場跑去。米什加用腳蹠到牠臚上踢着，跑的快得風把頭髮都往後揚着。跳到打穀場跟前，一望，祖父在台階上站着，用手指招呼着。

「到我跟前來，小寶貝！」

米什加猜不透爲什麼祖父叫他，這時又想起地獄的煎鍋，就飛奔到祖父跟前。

「爺爺，爺爺，天上有鬼嗎？」

「我一下子把你摔到鬼跟前去！……我唾你，我用樹條子抽你，……呵哈，

你這小壞瓜，你爲什麼騎豬呢？……」

祖父揪住米什加前額上的頭髮，從堂屋裏喊着母親說：

「你來看你這好兒子吧！」

母親跳出來：

「你爲什麼弄他呢？」

「怎麼爲什麼？我一瞧，可是他騎着豬在院裏跑着，風把灰都揚起來了！」

「他騎着老母猪跑嗎？」母親呵哈了一聲。

米什加還沒來得及辯護，祖父就把皮帶解下來，左手提着褲子，不使脫下來，右手把米什加的頭夾到兩膝間。打着而且很嚴厲的說：

「別騎豬吧！……別騎吧！……」

米什加想喊起來，祖父就說：

「你這貓仔子，你不心痛你爹老子嗎？他走路累死了，躺下睡一會，你還罵喊起來嗎？」

「只得不喊了。想用腳踢祖父——探不夠。母親抓住米什加——推到房裏——
「坐到這裏，你媽的鬼東西！……我要到你跟前——不像你爺爺一樣，我要
剝你皮的！……」

出去到院子裏。祖父坐到廚房的凳子上，有時望一望米什加的脊背。

米什加對祖父轉過身來，用拳頭擦着最後的一滴淚，用屁股推開門說：

「呵，爺爺……記着吧！」

「你這麼呢，混蛋東西，來威嚇爺爺的嗎？」

米什加看見祖父又在解皮帶，及時就把門關了一點。

「你不來威嚇了嗎？……」祖父重問道。

米什加完全躲到門後了，由門縫裏望着，機警的監視着祖父的每一個舉動，
後來就宣佈着：

「等着吧，等着吧，爺爺！……等你牙落完了的時候，我不嚼的！……那時

你別找我吧！」

祖父出去到台階上，就看見米什加的頭在菜園裏，在葱綠的蓬上的芋麻裏沉沒着，閃着藍色的禪子。祖父好久的用拐杖對他威嚇着，可是在他的鬚鬚裏捏笑着微笑。

對父親他是米加。對母親是米妮什加。對祖父——在撫愛的時候——是小惡漢，在其餘的時候，當祖父的眉毛好似灰布條一般在眼上掛着的時候——「喂，米海洛傳米其，來，叫我扭一扭你的耳朵！」

可是對其餘的人：對鄰人。小朋友們，對全村——他是米什加和「小無賴漢。」

母親當姑娘的時候生了他，雖然過了一個月就同牧人弗莫結了婚，由他生的孩子，可是「小無賴漢」這綽號。好像潰瘡似的沾到米什加身上，一輩子都跟着他。

米什加自己是瘦弱的憔悴的人。他的頭髮從春天起，好像開着的向日葵瓣

一樣，六月太陽晒着，晒成蓬亂的栗色的捲渦。臉蛋活像麻雀蛋，滿生着雀斑，可是鼻子由於太陽和經常的在池裏洗澡的原故，都脫皮了。小跛子米什加有一件是好的——就是眼睛。牠在他那雀斑的臉上，由那窄窄的縫裏望着碧藍的，狡猾的，好像一塊沒有融的河冰一樣。

就因為這眼睛和冒失鬼的性格，父親才愛米什加。他幹差事回來，給他帶了陳舊的日久的乾硬的扶亞木地方的麵餅和稍微穿過的小皮鞋。母親把皮鞋包到毛巾裏，裝到箱子裏，可是餅子呢，當天晚上米什加就坐到門限上用錘子敲開吃光了。

第二天，太陽出來米什加就醒了。用手從鍋裏捧了溫水，把昨天晚上上的污穢洗去，一乾就跑到院子了。

母親在母牛跟前忙着，祖父坐到土階上。叫着米什加：

「小惡漢，鑽到倉底下去！老母鷄在那裏咕咕的叫了，一定是下蛋了。」

米什加時時對祖父獻殷勤的：爬着鑽到倉底下，從那面出去就溜走了。一躍三跳的順着菜園向水池跑去了，張望了一下，看祖父看他了沒有。跑到籬笆跟前，脚被蕁麻刺着了。可是祖父在等待着，時時呻吟着。等不着就爬着鑽到倉底下。塗了一身鷄屎，在溫暖的黑地裏密縫着眼，頭很很的在梁上碰着，爬到了蓋頭。

「你這東西，小傻瓜，米什加，實在話！……找了又找，找了又找，找不着……難道鷄子在這裏下蛋嗎！在這小石頭跟前一定有鷄蛋的。你在那裏呢，小惡漢？」

對祖父的回答是靜寂。從倉底下爬出來，把褲子上沾的鷄屎塊抖擻了一下。密縫着眼，好久的向水池望着，望見米什加就擺着手……

小朋友們在池跟前圍着米什加問着：

「你老頭幹過軍隊嗎？」

「幹過。」

「他在那裏作什麼呢？」

「當然明白什麼的——打仗的！……」

「胡扯！……他在那裏殺虱子和在廚房裏啃骨頭的！……」

小朋友們都哈哈大笑，用手指推着米什加，在周圍跳躍着。由於悲苦的欺負，淚在米什加的眼裏轉起來，可是這時僧侶的兒子韋吉克還很很的挖苦着她。

「你老頭是共產黨嗎？……」問着。

「我不知道……」

「我知道是共產黨。我爸爸今天早上說他把靈魂賣給鬼了。還說有錢的人馬上就把一切共產黨吊死呢！……」

小朋友們都不作聲了，米什加的心收縮了。將要把他父親吊死嗎？爲什麼呢？……把牙緊緊的一咬，就說：

「我爸爸有很大的一根槍，他要把一切有錢人都打死的！」

韋吉克把腳往前一伸，勝利的說：

「他的手短着呢！爸爸不給他祈禱的，可是沒有神他什麼也不能作呢！……」

開鋪子的兒子卜洛什加鼓着鼻孔，到米什加胸上推了一下叫着：

「你同你老子別裝漢子吧！……革命一起來，他就把我老頭的貨物拿去了，我爸爸說：『哦，政局不變不說，不然，我頭一個要把放牛的佛莫打死的』！……」

卜洛什加的姊妹娜姐霞踩着脚。

「做他，小朋友們，看什麼呢？……」

「做共產黨的兒子！……」

「小無賴漢……」

「很很的做他，卜洛什加！」

卜洛什加用木棒一揮，打到米什加的肩上，僧侶的兒子韋吉克把腿一伸，米什加撲通一聲，就仰天倒到沙地上。

小朋友們都咆哮着，撲到他跟前。娜姐霞細聲的叫着，用手指抓着米什加脖子，有人往他肚子上很很的踢一脚。

米什加把卜洛什加推開，跳起來，好像被獵犬追着的兔子一樣，在沙地上跟

跟蹤的跑回家了。都在他後邊呼嘯着，擲着石頭，但是沒有跑去追他。

當米什加連頭都埋沒到那油綠的多剛毛的苧麻叢中的時候，那時才換了一口氣。在潮濕的冒着氣的地上坐下，從被抓破的脖子上，把血一擦就哭起來；太陽從上邊穿過麻葉，盡力的窺視着米什加的眼睛，晒乾了額上的眼淚，好像媽媽似的溫存的吻着他那棕色捲髮的頂門心。

坐了好久，一直坐到眼淚乾了的時候；後來站起來，偷偷的走到院子裏。

父親在敞棚下用烟油抹着車輪。他的帽子溜到後腦上，飄帶在懸着，穿着白條的藍小衫。米什加走到旁邊，在車跟前站着。好久的沈默着，抖了抖胆子，把父親的手動了一下，低聲問道：

「爸爸，你在隊伍裏幹什麼呢？」

父親微笑了一下說：

「打仗的，小兒子！」

「可是小朋友們……小朋友們都說你殺虱子的！」

淚又噙着米什加的咽喉了。父親笑了一聲，就捉住米什加的手。

「他們胡扯的，我的好孩子！我坐過輪船。很大的船在海裏走，我就坐在那船上的，後來就去打仗。」

「同誰打仗？」

「同大人老爺們打仗呢，我的好孩子。你還小，我得去爲你打仗的。關於這還唱有歌的。」

父親微笑了一下，望着米什加，踏着脚，低低的唱起來：

啊唷，米加，米什加，你是我的小米什加！

你別去打仗，讓你爸爸去吧。

爸爸呀——老爸爸，萬壽無疆呀。

可是你還小，還沒有娶親呀……

米什加把小朋友們對他的欺負忘掉了，父親的棕色鬍子，在嘴唇上翻髭着，好像媽媽繫掃帚的樹條似的，嘴唇可笑的在鬍子下邊拌着，嘴張成圓圓的小黑

洞，因此他就笑了。

「你現在別來打攪我，米什加，」父親說着，「我修理車的時候，晚上你躺下睡的時候，關於打仗我統統都告訴你！」

天長得好像曠野裏荒僻的長路似的。太陽落了，牛羣由村裏過去了，灰塵落下去了。第一個小星從發黑的天上嬌羞的探望着。

米什加穿着難耐的心情，母親好像故意似的，好久的在母牛跟前忙亂着，好久的在擠着牛奶，鑽到地窖裏在那裏足足的忙了一小時。米什加泥鰍似的在她跟前亂竄着。

「天快黑了吧？」

「來得及的，冒失鬼，餓死了呢！……」

可是米什加一步也不離她：母親往地窖裏，他跟着她；母親到廚房裏，他也跟着她。好像螞蟻似的吸到身上了，揪住衣襟拉着。

「媽媽！……天快黑了！……」

「你滾開吧，癩包子！……想吃——就拿塊餅吃去。」

可是米什加不安生。甚至母親照脖子後邊打了一下，就那也不濟事。

晚飯的時候，對付着匆匆的吞了一點稀東西，就倉皇的去到堂屋裏。把褲子遠遠的擲到箱子後邊，跑上床，鑽到母親的由各種顏色的布片縫成的被子裏。躲着等着父親來給他說打仗的事。

祖父在聖像前跪着，念着經，磕着頭。米什加微微的抬起頭，祖父艱難的彎着腰，左手的手指支着地板，額頭碰到地板上——碎！……可是米什加用肘子往牆上一碰——通！……

祖父又咕噥着，咕噥着，磕着頭。米什加自己敲着牆。祖父生着氣，轉過身來對米什加：

「我叫你試一試，該咒的，寬恕吧，上帝呵！……你敲我，我做你的！」
會打起架來的，可是父親進到堂屋裏。

「米加，你爲什麼躺到這裏？」問題。

「我同媽媽睡的。」

父親坐到床上，默然的開始捲着鬍子。後來想了一下說：

「可是我把你的被子在堂屋裏同爺爺舖在一塊的。」

「我同爺爺睡……」

「這因爲什麼呢？……」

「他的鬍子吸烟吸的難聞得很！」

父親又把鬍子一捲，嘆一口氣說：

「不，好兒子，你去同爺爺睡吧……」

米什加把被子往頭上拉了拉，用一隻眼望着，帶着被欺負的神氣說：

「爸爸，昨天你睡到我的地方，現在……請你同爺爺睡吧！」

米什加坐到床上，手抱着父親的頭，低聲說：

「你同爺爺睡吧，不然媽媽一定同你不睡的！你也吸烟吸得難聞的很！」

「呵，好吧，我同爺爺睡，可是關於打仗的事我不說了。」
父親起來到廚房裏去了。

「爸爸！」

「唔？」

「你睡到這裏吧……」米什加嘆口氣，站起來說着。

「關於打仗你告訴我嗎？」

「告訴的。」

祖父面對牆躺着，把米什加放到床邊裏。少過了一會，父親來把板凳往床跟前一挪，坐下吸着發臭的捲烟。

「你瞧吧，那時是啥樣的事……你記得嗎，從前我們打穀場那邊的舖子掌櫃的種的地嗎？……」

米什加想起他從前在發着香氣的很高的麥叢裏跑着。翻過了打穀場的石圍牆就跑到莊稼地裏去。麥子從頭把他埋起來，重掂掂的黑芒的麥穗，刺着他臉。發

着灰塵氣，甘菊氣，曠野的風的氣味。母親有時對米什加說：

「小米加，別到老遠的莊稼地裏去，不然會迷路的！……！」

父親少微沈默了一下，撫摩着米什加的頭說：

「你記得你同我去到荒沙的古墓塚那邊嗎？咱們的莊稼那時在那裏的！」

米什加又想起來了：在荒沙的古墓塚那邊，在路上頭有窄窄的彎彎曲曲的一畦莊稼地。米什加同父親從那裏回來，整整的一塊地都被牲口踏毀了。穗子都很髒的，成堆的踏到地裏去，光莖在迎風搖擺着。米什加記得這樣大的和有力的父親，那時很很的苦喪着臉，眼淚在他那漲着灰塵的頰上吝嗇的流着。米什加那時望着他也哭了……

在回頭的路上，父親問着瓜園掌櫃的：

「費多特，請告訴我，誰把我的莊稼糟蹋了？」

瓜園掌櫃的往脚下吐了一口唾沫，就回答道：

「開鋪子的趕牲口到集上去，就故意的放到你的地裏了。……！」

父親把板凳挪近了一點說：

「開鋪子的和其他的有錢的人，把一切的土地都佔去了，可是當時窮人沒有什麼可種。從前到處都是如此的，不但咱們一個村裏是這樣。他們很欺負過咱們……那時光景過着很難，我去給人家當放牛的，後來把我弄去幹差事，這差事對我很難幹，軍官爲着一點小事情就打耳光……後來就出現了布爾雪維克們，他們頭目的綽號叫列寧。他本身從外面看來不像聰明人，可是他的才幹比有學問的人還聰明，雖然他是咱們鄉下老出身的。布爾雪維克們給我們這樣一個難題，使我們目瞪口呆張着。」

「鄉下老和工人們，」他們說，「你們坐着等死嗎？……把老爺大人和官長們都趕走吧，用掃帚都掃清吧！一切都是你們的！……」

「看好照他的話都實現了，好孩子！土地和工廠，我們都奪來了，把那些有錢人——把我們的吸血鬼們都打倒了！……你長大了的時候——別忘了你老子是當過海軍和爲共產黨流了四年血的。將來我要死的，列寧也要死的，可是我們的

事業，千秋萬代都活着呢！……

「你長大的時候，好像你老子一樣，也去爲着蘇維埃政府打仗嗎？」

「去的！」米什加從床上跳起來喊着，想跑去攀到父親的脖子上，可是忘記了祖父躺在旁邊裏，一腳踏到他肚子上。祖父咳嗽了一聲，就伸手想去抓米什加額上的捲髮，可是父親就把他抱到懷裏，抱到廳屋裏了。

米什加在他的懷抱裏就睡着了。起初好好的想着奇怪的人——列寧，想着布爾雪維克，想着打仗，想着輜船。起初通過了微睡，聽見那謹慎的噪音，感覺着那甜味的汗氣和壞烟草氣，後來眼睛閉起來了，彷彿有人用手掌把睫毛壓了壓似的。

祖父在夢中呼嚕着，拌着嘴唇，可是隔着小窗子望見在水池那邊，天在溫柔的發着白色，浮雲好像玫瑰色的血沫似的，從東方迴旋着。

從那時起，每晚上海親都給米什加說着打仗，說着列寧，說着他到過的邊遠的地方。

禮拜六晚上，更夫從執委會裏引了一個穿着軍用大衣，腋下夾着皮包的矮子，

來到院子裏。把祖父叫到跟前說：

「我往家裏給你引來一位在蘇維埃幹事的同志。他從城裏來，要在你們這裏過夜的。叫他住一晚吧，老爺爺。」

「當然都不是外人，」祖父說，「可是公文帶的有嗎，大人同志？」

米什加對祖父這種有學問的樣子奇怪起來，把手指入到口裏，停住聽起來。

「有的，老人家，一切都有的！」帶皮包的人微笑了一下，就往堂屋裏去了，祖父跟在他後邊，米什加在祖父後邊。

「你到我們這裏來有什麼事情？」祖父在路上問着。

「我來辦理改選的。將要選舉主席和蘇維埃委員的。」

少停了一會，父親由打穀場回來了。同外來人道了好，就吩咐母親預備晚飯。晚飯後，父親同外來人並排坐到長椅上，外來人解開皮包，從那裏取出一包文件，就開始給父親看着。米什加耐不住了，在旁邊亂繞着想看一看。父親取了一張紙，給米什加看着。

「瞧一瞧，米什加，這就是列寧自己！」

米什加從父親手裏把照片奪過來，眼睛瞪着牠，驚奇的口張着：一個身個不大的人，全身站在紙上，甚至完全不是穿着紅布衫，而是穿着西服。一隻手插到褲子的口袋裏，另一隻在自己前邊指示着。米什加兩眼注視着他，在剎那間，一切都感到了；把彎眉毛，把隱藏在眼裏和嘴唇裏的微笑，把面孔上的每一條線紋，都牢牢的，完全的，永遠的記在心裏了。

外來人從米什加手裏把照片接過來，把皮包鎖起來，就去睡了。已經脫了衣服，蓋起大衣，睡起來，一聽見門響聲，就把頭抬起來：

「誰？」

有人的光腳在地板上擦擦的響着。

「誰在那裏？」他又問道，意外的看見米什加在床跟前。

「你要什麼的，小孩子？」

米什加默然的站了一分鐘，後來鼓了鼓勇氣，低聲說：

「你，老伯伯，就是那……你把列寧給我吧！……」

外來人不作聲，頭從床上懸着望着他。

恐懼擒住了米什加，呵，怎會吝嗇不給呢？盡力的抑制着喉音的抖顫，匆忙着，噤着做聲說。

「你完全把他給我，我給你！……我送你一個很好的洋鐵盒，有什麼都送給你……」米什加絕望的揮着手說：「還有爸爸給我捐的皮鞋，也給你！」

「你要列寧幹什麼呢？」外來人微笑着問道。

「不給！……」米什加的思想閃了一下。爲着不叫看見眼淚，彎下頭，低聲問着：

「這麼着，用着的！」

外來人笑起來，皮包從枕頭下邊取出來，把像片遞給米什加。米什加把牠藏到小衫下，貼到胸上，緊緊的，緊緊的貼到心口上——就飛快的跑出堂屋了。祖父醒了，問道：

「你搖擺什麼呢，夜叉？我告訴你說，夜裏不要喝牛奶，可是現在可受着了！……尿到澆水桶裏，我不把你往院子引！」

米什加偷偷的躺下，用兩手按着像片，戰兢恐懼的翻着身子。怎麼才不要揉壞呢。這樣就睡着了。

天沒亮就醒了。母親剛擠了牛奶，把牛趕到牛羣裏。看見米什加，拍着手。

「你跑什麼呢，發瘧子的！這樣早你起來幹嗎呢？」

米什加把像片壓到小衫下，從母親跟前過去到打穀場裏，鑽到倉底下。

倉房的周圍生着牛蒡，草麻好似不能鑽過的綠牆一般，剛毛亂簪着。米什加鑽到倉底下，用手掌抓着灰塵和雞屎，摘了一片老黃了的牛蒡葉，把像片包到裏邊，用小石頭壓住不叫風吹跑了。

從早到晚下着雨。天被雲霧遮蔽着，院裏的水滯起着泡沫，小溪在街上逐流着。

米什加只得坐在家裏。當父親和祖父預備到執委會開會的時候，已經黃昏

了。米什加戴上祖父的帽子，跟在後邊去了。執委會設在教堂的更夫室裏。米什加喘息着，沿着彎曲的泥濘的台階上到門口裏，入到室內。紙烟的烟氣，在頂棚下爬動着，人擠得滿滿的。外來人坐在窗子眼前的桌子後邊，對聚會在一起的哥薩克們說着什麼話。

米什加悄悄的走到緊後邊，坐到板凳上。

「同志們，誰舉佛莫做主席的？請舉手！」

開鋪子的女塔雷森珂夫，坐到米什加前邊喊道：

「公民們！……請把他的候補取消吧。他的行為不端正。當他給我們看牲口的時候，都看出來的！……」

米什加看見鞋匠費多特從窗台上站起來，揮着手吵着：

「同志們，有錢人不願叫放牛的——佛莫做主席，可是他是無產階級，而且爲着蘇維埃政權……」

富裕的哥薩克們在門口站成一堆，蹣跚着，叫嚷着，在執委會裏喧嘩起來

「用不着放牛的！」

「幹差事回來了——讓他雇給大家放牛吧！……」

「叫佛莫滾他的蛋吧！」

米什加望着站在板凳跟前的父親的發白的臉，替他害怕得自己臉也白起來。

「靜一點，同志們……我要叫你退席的！」外來人用拳頭敲着桌子喊道。

「從哥薩克裏舉自己的人！……」

「不用的！……」

「不願意！……媽媽的！……」哥薩克人喧鬧着，吵得最厲害的是開鋪子的

女塔雷森珂夫。

戴着耳環的，穿着破補綻衣服的一位強壯的棕色鬍鬚的哥薩克，跳到板凳

上。

「弟兄們！……他把事情往那扯呀！……有錢人嚙仗人勢的想舉自己人做主

席的！……可是那又是……」米什加通過呻吟的吼聲，只聽見戴耳環的哥薩克叫出的單個的字。

「土地……分地……給窮人們膠泥板地……把黑壤地自己佔去……」

「舉雷森珂夫當王席！……」門口裏嚷着。

「舉雷——森——珂——夫——！——喔——喔——喔——！……哈——哈——

哈！……」

勉強的鎮靜下來。外來人皺着眉頭，濺着唾沫，好久的在喊着什麼。

「大概是在罵的！」米什加想着。

少停了一會，外來人大聲的問道：

「誰舉佛莫的？」

好多手在板凳上舉起來。米什加也把手舉起來。有人從板凳上往板凳上跳着，大聲的數着票：

「六十三……六十四。」不看米什加，用手指點着他的舉起的手，叫着：

「六十五！」

外來人往紙上寫了什麼，叫着：

「誰舉雷森珂夫的，請舉手！」

二十個有錢的哥薩克和磨坊主親睦的舉起手。米什加往周圍一望：也舉起手來。數票人走到跟前，由上至下的一看，就很大的揪住他的耳朵。

「呵哈，你這搗亂虫！……走開，不然我做你的！也來投票的！……」

周圍都笑起來，那人就把米什加帶到門口，照脊背推了一下。米什加從光滑的，泥濘的台階上往下爬着，想起了父親同祖父吵架時說的話，就叫道：

「你沒有這樣的權柄！」

「我叫你看一看權柄的！……」

欺侮好像一切的欺侮一樣，是苦辣的。

回到家裏，米什加哭了一下，對母親訴着苦，可是她生氣的說道：

「可是不當去的地方你別去！你到處亂鑽！……我跟你盡是受不濟的罪！」

第二天早上坐在棹上吃早飯。還沒有吃畢，就聽見很遠的，遠得不很清晰的音樂。父親放下匙子，擦着鬍子說：

「這是軍樂呵！」

好像被風吹似的，米什加從板凳上被吹了起來。把外門嘩啞一開，在窗子上不斷的聽見——哪——哪——哪——哪……

父親同祖父出去到院子裏，母親半截身子從窗子伸出來。

紅軍士兵的行列，好似綠色的蕩漾的波浪一樣，衝入到街頭裏。軍樂隊在前邊吹着很大的喇叭，敲着鼓，樂聲在村上響着。

米什加的眼睛張望着。不知所措的在一個地方旋繞着，後來衝出去跑到樂隊跟前。什麼東西甜蜜蜜的在胸前抓着，往咽喉跟前滾着……米什加望着漲着灰塵的紅軍士兵的快樂的面孔，望着莊嚴的敲着兩頰的樂隊，立時就毅然的決定着。

「跟他們打仗去！……」

想起了夢，由那裏才壯起胆子來，抓住紅軍士兵的背囊。

「你上那裏去的？打仗的嗎？」

「不打仗幹嗎呢？是的，打仗的！」

「你們給誰打仗的？」

「給蘇維埃政府打仗的，小傻瓜！呵，來吧，到中間來。」

把米什加推到行列的中間，有人在笑着，照他的捲髮的後腦上拍了一下，另一個人走着，從衣袋裏取出一塊弄髒的糖，填到他嘴裏。在曠野上什麼地方山前邊的行列裏喊道：

「停止！……」

紅軍士兵都停住了，在曠場上散開了，都密密的輪到涼蔭裏，輪到學校籬笆牆的涼蔭裏。一個高大的，刮鬍臉的，歪戴着帽子的紅軍士兵，走到米什加跟前。

把嘴唇皺成了微笑問道：

「你從那流浪到我們跟前來的？」

米什加裝着大架子，扭着要溜下來的褲子：

「我同你們去打仗的！」

「營長同志，把他帶去做幫手吧！」一個紅軍士兵嚷着說。周圍都哈哈大笑起來。米什加不斷的眨着眼，可是那位有「營長」這個奇怪外號的人，把眉頭一皺，嚴厲的叫着：

「唔，嚷什麼呢，傻瓜？當然。我們把他帶上得有條件……」

營長轉過身子對米什加說：

「你的褲子一根攀帶，這樣不行的，你的樣子會替我們丟人的！……你瞧一瞧，我身上有兩根攀帶，一切人都是有兩根攀帶。快去，叫你媽媽把另一根給你縫上，我們在這裏等着你。……」

營長向籬笆牆轉過身子，眨着眼，喊道：

「鐵聲歌，去給新的紅軍士兵拿槍和大衣來！」

躺在籬笆跟的一個人就站起來，行着舉手禮回答道：

「是！……」就很快的順着籬笆牆走去了。

「唔，跑快去！叫你媽媽快些把另一根繫帶給你縫上！……」

米什加嚴厲的望着營長。

「瞧着吧，你別哄我！」

「唔，你怎麼呢？怎麼可以呢……」

由曠場上到家裏很遠。米什加一口氣跑到大門口。在大門口跑着把褲子脫了，閃着光腿，旋風似的衝到院子裏。

「媽媽！……褲子！……給我縫繫帶！……」

屋裏靜悄悄的。蠅子好像黑色的蜂羣似的，在爐子上嗡嗡的叫着。米什加跑過了院子，打穀場，菜園！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也沒有祖父，跳到堂屋裏——一根口袋落到眼皮下。用刀子把長帶子割下來，沒工夫縫，而且米什加也不會縫。很快的把牠綁到褲子上，由肩上攀過來，又從前邊綁了一下，就飛快的鑽到倉底下。

揭開石頭，隱見指着他，指着米什加的列寧的手，換了一口氣，低聲說：

「呵，你聽見了嗎？……我已經加入你的軍隊了！……」

謹慎小心的把像片包到牛蒡葉裏，裝到懷裏，就飛快的順着街上跑去了。一隻手按着胸前的像片，另一隻抓着褲子。從鄰居的籬笆跟前跑着，喊着在小園裏馬鈴薯地裏拔草的鄰女說：

「安尼西莫瓦！」

「唔？」

「轉告我們家裏，吃中飯不要等我！」

「你往那飛呢，無賴漢？」

米什加把手一揮。

「去幹差事的！……」

跑到曠場上，就好像栽在地下似的。那裏連人氣也沒有了。籬笆下是紙烟頭，罐頭盒子，破裹腿，樂聲在村的盡頭啞然的響着，聽見走去的人的脚步聲，在硬固的路上嘩嗒嘩嗒的響着。

嚟陶從來什加的喉嚨裏衝出來，喊着，盡着所有的力氣跑去追起來。會趕上的，一定趕上的，可是正對着皮匠的院子，一條大尾巴的黃狗，橫臥到當路上，露着牙。當米什加拐到另一道街上的時候——聽不見音樂，也聽不見腳聲了。

過了兩天，有一隊四十來個人來到村裏。兵士們穿着灰色的藍靴和油污的工人的服裝。父親從執委會裏回來吃中飯，告訴祖父說：

「爸爸，準備倉裏的糧食吧。給養隊來了。開始徵收糧食了。」

兵士們挨家走着：用刺刀到敞棚的地下探索着，把埋着的糧食尋出來，裝到車上，運到公倉裏。

到了主席那裏。前邊的一個吸着烟斗，向着祖父說：

「埋糧食了沒有，老爺爺？指出來吧！……」

「可是我的兒子是共產黨呢！」

去到倉房裏。帶烟斗的兵士把穀箱打眼睛一估量，微笑了一下。

「老爺爺，把這一箱運去吧，其餘的留給你們吃和做種子。」

祖父把老馬套到車上，喘息着，呻吟着，裝了六布袋，傷心的擦着手，往公倉裏運去了。母親心痛着糧食，哭了一下，米什加幫着祖父往布袋裏裝了糧食，就去到僧侶的韋吉克那裏玩去了。

剛剛坐到廚房裏，把紙剪的馬廐放着，那些兵士們進到廚房了。僧侶被絮絮絆着腿，跑出去迎接他們，慌張着，請到屋裏去，可是帶烟斗的兵士嚴厲的說：

「我們到倉房裏去！你的糧食藏在那裏？」

蓬首的僧侶的女人，從堂屋裏跳出來，狡辯的微笑著。

「老爺們，想一想吧，我們連一點糧食也沒有！……丈夫還沒去收廟課呢！……」

「你們有假地板嗎？」

「沒有，沒有的……從前我們把糧食盛在倉裏的……」

米什加想起他同韋吉克一坩從廚房裏鑽到寬敞的假地板下，扭過頭對僧侶女人說：

「可是我同章吉克往假地板裏鑽過，你忘了嗎？……」

僧侶女人臉色蒼白着，笑着……

「這是你弄錯了，小孩子！……章吉克，你們去園子玩也好！……」
帶烟斗的兵士，密縫着眼，對米什加說……

「怎樣下到那裏的，小孩子？」

僧侶女人把手指折得響着說……

「難道你相信那糊塗的小孩子嗎？老爺們，我請你們相信我們沒有假地板吧！」

僧侶擺着袈裟的前襟說……

「同志們，隨便點心一點吧？請到屋裏去吧！」

僧侶女人由米什加跟前過去，很很的把他手擰了一下，溫和的微笑看……

「小孩子們，到園子去吧，別在這裏打攪吧！」

兵士們互相望了一下，去到廚房裏，用槍托敲着地板。把牆跟前的桌子挪了

一下，把麻布拿開。帶烟斗的兵士把地板一揭，往板地板裏一望，就搖着頭

「你怎麼不害羞呢？說沒有糧食，可是地板裏滿滿的裝着麥子！……」

米什加起來，在黑暗裏摸索到窗子跟前。祖父穿着襯衣，坐到長椅上，頭由打開的窗子裏伸出去，聽着。米什加聽了一下，在啞然的靜寂裏，清楚的聽見在村外有頻繁的槍聲，後來很持重的發着排槍。

「嗒啦……嗒啦——嗒啦——噠！……嗒——嗒啦！」

好像釘釘子一樣。

恐怖擒住了米什加。緊貼着祖父問道：

「這是爸爸放槍的嗎？」

祖父不作聲，母親又哭起來，訴着苦。

村外的槍響到黎明的时候就停止了。米什加好像圓弧形的白麩包似的，捲屈着臥在長椅上，就入到沈重的不愉快的夢鄉了。天明的時候，一羣騎兵，由街上跑過去，到執委會跟前。祖父叫醒了米什加，自己跑到院子裏。

烟好像黑柱似的，在執委會的院子裏騰起來，火撲到房子上。騎兵在街上徘徊着。一個人跑到院子跟前，對祖父喊道：

「有馬沒有，老頭子？」

「有……」

「套上到村外去吧！你們的共產黨在灌木林裏躺着的！……快去把他們弄回來，讓他們的親族去埋他們吧！……」

祖父很快的把馬套上，抖顫的手裏執着繮繩，很快的從院裏跑去了。

喊聲在村上騰起了，慌忙的土匪，從打穀場裏拉着乾草，宰着羊。一個人在安尼西莫瓦的院子跟前，從馬上跳下來，跑到屋裏。米什加聽見安尼西莫瓦用粗嗓子大聲哭着，土匪響着馬刀，跑到門口裏坐下。脫了靴子，把安尼西莫瓦的過節用的花圍巾，一撕兩半，擲了自己的髒包脚布，用半塊的圍巾把脚包起來。

米什加去到堂屋裏，躺到床上，用枕頭壓着頭，只在大門響的時候才起來。

跑出去到門口裏，看見祖父帶着淚濕的鬍鬚，把馬拉到院子裏。

後邊車上騎着一個赤腳的人，很寬的張着兩手，他的頭在踹着，碰着車後部，往板上流着濃的黑血……

米什加搖擺着走到車跟前，向那被馬刀砍破的臉上望了一下：看見露着的牙齒，同骨頭一起砍下來的頰在懸着，大的綠蒼蠅，落在滿塗着血的突出的眼睛上搖動着。

米什加猜不透，駭得輕輕的打着寒顫，把視線移轉了一下，看見在胸上；在海軍的布衫上，白條和藍條都染着血，抖顫了一下，好像有人從後邊照他腿上打了一下似的，用睜得很大的眼睛，又往那凝然不動的黑臉上望了一眼，就往車上跳去。

「爸爸，起來吧！……好爸爸！……爸！……」

從車上跳下來，想跑，可是滑了腳，爬到台階跟前，一頭杵到沙上。

祖父的眼睛，深深的陷下去了，頭抖顫着，嘴唇在無聲的嘟囔着什麼。

好久的，默然的撫摩着米什加的頭，後來向平躺在床上的母親望了望，低聲

說：

「小孫娃，到院裏去……」

拉住米什加的手，引到台階上。走堂屋門口過的時候，把眼睛一密縫，打了一個寒顫，——父親默然的，莊重的躺在堂屋裏的桌子上。把他身上的血洗淨了，可是在米什加眼前的是父親的塗着血的玻璃體的眼睛和牠上邊落着的大綠蒼蠅。祖父好久的在井上解了繩子，去到馬棚裏，把馬拉出來，用袖子把牠的冒着沫的嘴唇擦了擦，後來把勒口給牠帶上，傾聽着：村裏是叫囂聲，哈哈大笑聲。兩個騎馬的人，由院子跟前過，捲烟在黑暗裏閃着火光，聽見人聲：

「我們可給他們徵收糧食了！……在陰間要記着怎樣去收人的糧食的！……」

哈——哈——哈！……」

馬蹄聲在街上停止了，祖父向米什加耳朵彎着腰，低聲說：

「我老了……騎不上馬……小孫娃，我叫你騎上馬，神保佑着你到普洛軍屯子去吧……我把路指給你……帶着軍樂從咱村過去的那一隊人，一定在那裏的……」

你告訴他們，讓他們到村裏來吧，你說這裏有土匪的！……明白嗎？……」

米什加默然的點着頭。祖父把他放到馬身上，怕跌下來，用繩子把腿繫到鞍子上，就經過打穀場，由池邊過去，由土匪的步哨旁邊過去，就到曠野裏去了。

「這是往陵上去的山溝，由山溝上走，不要往別處轉彎！……一直到屯子裏去吧。呵，動身吧，乖乖！……」

祖父把米什加叻了一下，輕輕的用手掌把馬拍了一下。

夜是有月的，光亮的。馬小跑着，憤着鼻子，覺着背上的輕載，就加快了脚步。米什加用繮繩抖着牠，用手照着脖子拍着，抖跳着。

鵝鶉在將熟的莊稼的綠叢裏，勇壯的叫着。泉水在溝底裏濺濺的響着，風送着涼意。

米什加一個人在曠野裏害怕起來，手抱住溫暖的馬脖子，冷得縮成小小的一團，貼到牠身上。

溝通到山上，下到底下去，又上到山上，米什加怕往後看，咕噥着，盡力的

什麼也不去想牠。靜寂癡到他耳朵上，眼睛睜着。

馬擺着頭，噴着鼻子，加快了脚步。米什加微微的把眼睛一睜——看見山下有黃白的火光。風送來陣陣的犬吠聲。

霎時間，米什加的胸，被溫暖的愉快燃燒起來。用脚把馬一踢，叫道：

「啞——喔——喔——喔——！」

犬吠聲更近了，小山上風磨的模糊的輪廓，可以望見了。

「誰在走的？」由風磨跟前起了呼聲，

米什加驅着馬。在睡眠的屯子上，雄鷄在鳴着。

「站住，誰在走的？……我要開槍的！……！」

米什加駭得勒着繮繩，但是馬嗅到很近的馬氣，叫着，不聽從繮繩的制止，就衝開了。

「站住！……！」

槍聲在風磨跟前響了。米什加的喊聲，沈沒在馬蹄聲裏。馬發着噴聲，放風

起來，重重的跌到右邊來。

剎那間，米什加覺着脚上有極難忍受的疼痛，呼喊乾在他嘴唇上了。馬往脚上越踏越重了。

馬蹄聲近了。馳來了兩個人，響着馬刀，從馬上跳下來，向米什加彎着腰。

「我的媽呀，這是一個小夥子呵！……」

「難道打死了嗎？！……」

一個人把手伸到米什加懷裏，很近的往臉上呼吸着烟氣。一個人的快活的聲音說：

「他好着的！……大概馬給他的脚踏傷了吧？……」

米什加失着知覺低聲說：

「土匪在村裏……把爸爸打死了……把執委會燒了，爺爺叫你們趕快去！……」
彩色的圓圈，在米什加的發黑的眼前浮動着。

共和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III. 邵洛霍甫

我們的共和國不特別大——總共有百十來家人，牠在陀普加溝裏，距車站有四十多里地。

牠是這樣成了共和國的：去年春天，我由布丹尼同志的部隊裏回到家鄉去，於是公民們就把我舉爲屯子裏的主席，因爲我有兩個紅旗徽章，這徽章是因爲岡烏爾格爾作戰很英勇，布丹尼同志親手把牠給我掛上，而且還同我握了手。

我就了職，我們的屯子也許同一般屯子的一樣，可以過太平日子的，可是不久我們這一帶土匪就起來了，於是把我們的屯子就弄得一貧如洗了。他們一來，不但把死馬留下，把好馬拉去，就是把最後的一點食物都要帶走了。

我們屯子附近的人民都是討厭的，對於土匪都很尊敬，很歡迎。看附近屯子

對土匪這樣的待遇，我就招攬了自己屯子的人對他們說：

「是你們推我作主席的嗎？」

「我們。」

「呵，這麼着，我代表本屯子的全體無產階級，請你們遵守自治，同鄰近屯子斷絕來往，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同他們走一條路是很羞恥的……可是我們的屯子現在不再叫作屯子，而叫作共和國，我是被你們舉出的，我自己委任自己爲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主席，並宣佈被附近包圍狀態。」

有些不覺悟的人，都沈默着，可是當過紅軍的青年哥薩克們都說：

「正是好時候，……不表決吧！……」

這時我就對他們演說起來：

「同志們，來幫助我們的蘇維埃政權，去打土匪到流盡最後一點血爲止吧，因為他是九頭怪物，是混蛋，牠把全社會主義都會連根咬斷了呢！……」

站在後邊的老頭子們，起初都反對着，可是當我對他們一宣傳，於是就都同

意我說的蘇維埃政權是我們的保姆，我們大家應當絕對的抓住她的衣襟。

大會給村執委會寫了公事，請給我們發步槍和子彈，命令我和祕書倪康到村裏去。

早早在破曉的時候，我把自己的馬套上，我們就走了。走了十來里地，入到一道溝裏，我就看見在路上風捲着灰塵，灰塵後邊迎面跑着五個騎馬的人。

我心裏苦惱起來了，猜想着那是從土匪裏來的兇惡的敵人。

我同祕書想不出權變的方法來，而且也不能想出來，——因為周圍完全是光的：沒有樹叢，沒有岩石或山峽。我們就把馬停到當路上……

我們沒有帶槍，我們好像無罪的小孩子似的，由那騎兵手裏逃跑，甚至是糊塗的事。

被這些凶惡的敵人嚇壞了我的祕書，就很難過起來。我看見：他要跳車逃跑，可是往那跑，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對他說：

「倪康，你抓住馬尾巴不要跑！我是革命軍委會主席，你是我的祕書，我們

應該死到一塊裏！……」

可是他好像下意識的從車上跳下來，就在曠野裏跑開了，他跑的快得就是連獵犬也追不上，可是實際上，那騎兵看見這形跡可疑的人在曠野裏逃亡，就在他的後邊追起來，很快的在一座小墓塚跟前把他追上了。

我虔恭的從車上下來，把一切不妥當的文件吞下去，看究竟會怎麼樣。只見，他們同他少微一談，就集合到一塊裏，用馬刀十字交錯的照他拚起來。他倒到地下了，他們到他衣兜裏搜索着，在跟前亂忙着，就轉回頭向我跑來。

我聽見：說笑之間，已經轉過彎來了，一點法子也沒有的，我等着。他們走近了。

前邊是他們的頭目，綽號叫傅明的。棕色的鬍鬚，全都亂蓬蓬的，滿臉都是灰，凶惡的瞪着眼睛。

「你就是包加特列夫嗎，是主席嗎？」

「是我。」

「我說過叫你捧了你的主席吧？」

「我聽說過這的……」

「可是你爲什麼不捧了呢？」

他給我發了類似的混蛋問題，可是外面不表示着是惱怒的。

這時我絕望了，因爲我看到——由這一夥手裏，腦袋反正是保不住的。

「因爲我堅定的站在蘇維埃政權立場上的，」我在他們面前答道，「一切綱領最細微的地方我都遵守着的，從這立場上你絕對把我打不倒的！……」

他用不中聽的話罵着我，用鞭子照我頭上很很的抽着。額上留了一個包，好

像農婦們留的王瓜種一樣大……

我用手指摸着包，對他說：

「因爲你不覺悟，你凶橫得真不好看，我自己幹過國內戰爭，無情的消滅了烏蘭格爾一流的東西，得到蘇維埃政府兩個徽章，我完全不把你往眼裏放……」

這時他三次飛開來，想用馬踏我和用鞭子抽我，但是我好像我們的整個無產

階級政權似的，屹然不動的站着，只馬蹄子照我膝蓋上踢了一下，這麼一來，把我踢得耳鳴了。

「往前走……」

他們把我趕到小墓塚跟前，在那裏躺着我的祕書。滿灘着血。他們有一個人下了馬，把他肚子朝上的反過來。

「瞧吧，」對我說道，「如果你要不脫離蘇維埃政權的話，我們就好像把你的祕書似的。一下子就把你毀了！……」

這些話我受不了了，很無情的對他們說：

「關於我，隨你便吧，至於對我們屯子的話，牠不是一個，除牠以外，在全俄國有沒千帶萬呢！」

我掏出烟布袋，打着火石，抽着烟，可是傅明把馬韁繩一動，走到我跟前說：

「讓我抽一袋吧，老弟。你有烟的，可是我們困到第一個禮拜了。吸着馬

糞，爲着這，我們不宰你，只好像在光明正大的戰鬥裏一樣，把你砍死，通知你的家屬叫你收埋了……！快點吧，不然我們不能等的！……！」

我把烟布袋拿在手裏，心裏難受着這烟是在我菜園裏長的，發着金花菜氣，在蘇維埃的可愛的田地上長的。將要給這樣凶惡的寄生蟲來吸。我望着他們，可是他們總非常害怕把烟隨風刮走了。傅明從馬身上伸着手要布袋，可是他的手顫起來了。

可是我就這樣做了，把烟撒到空中說：

「你們隨便殺我吧。我準備死到哥薩克的馬刀下，你們一定把我吊到井台的轆轤上取樂呢，反正一個樣！」

他們開始用馬刀砍起我來，我躺到地上。傅明開了兩槍，把我的胸和脚都打穿了，可是這時我由路上聽見。

「嘶！……嘶！……嘶！……！」

子彈在我們周圍響着，在草上掠過。凶手們鼓起勇氣就跑了！我看見：村警

察在路上揚起着灰塵。我急着跳起來，跑了十四五丈遠，眼昏了，地在腳下轉起圈來。

我記得有人喊着：

「弟兄們同志們，別叫逃跑了！」

光亮在眼裏消失了……

我好像木頭似的躺了兩個月，不會說話，不醒人事。我意識恢復過來——左腳沒有了，因為脫疽被割去了……

由區醫院回到家裏，我扶着拐杖，在廊台跟前走着，村軍事委員來到院子裏，不打招呼的問起來：

「你爲什麼宣佈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而且在屯子裏宣佈了共和國呢？你曉得我們只有一個共和國嗎？你因爲什麼原因要自治呢？……」

我對這很了當的答了他：

「同志，這裏你別來耍正經吧，至於關於共和國的話，我可以解釋：她是因

爲有土匪才稱的，可是現在在太平年光，牠叫做陀普加屯子。可是你要注意，如果白黨及其他混蛋家伙，再回頭攻打蘇維埃政權的時候，那我們就敢把每一個屯子都變成堡壘和共和國，叫老頭子和青年人騎上馬，就是雖然失了一隻腳的我，也絕對頭一個去流血的。」

他沒有什麼話可以責難我，緊緊的握了手，就由原路回去了。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A·涅維洛夫

在俄國草不按舊的長，

花不照舊的開。

（故事）

死 敵

陽光在室內好像用細篩似的篩着微塵。貓在窗台上用爪子在耳朵上抓着癢。馬老婆子嘆息着，在正屋裏聖母前禱告着：

「聖母呵，保護我的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這傻子跑去打仗去了——會

打死他的。」

頭磕到地板上，腳踵朝上翹着。落着望不清的淚珠——她的傷心的祭品。

「這青年的傻孩子是很可憐的。」

黃昏向窗子窺視着，靜寂的好像黑色紗羅一般，籠罩到土階上。貓兒在窗台上洗着臉。馬老婆子向牠威嚇着：

「你招呼誰呢？」（註）滾開！」

門開了，在門限上有小鈴響起來。紅小衫突入到她眼簾裏。帽子的尖頂手指似的向上兀立着，帽上嵌着五個尖的紅星。老婆子駭得躲到屋角裏。

「一招可招來了，真鬼氣！」

那可怕的人把帽子卸了，有一點像她的兒子。

「你好吧，媽媽！」

（註）鄉村迷信，遇貓兒洗臉，以為招呼什麼東西。

聲音，聲音很像安得倫！

「或者不認得了嗎？」

「我的天呵，安得倫！」

馬老婆子雙手抱着安得倫的項頸子，又是哭，又是笑的尋找左頰上的小黑痣。

「給我，給我看一看！變了相的。」

安得倫在室內來回踱着，小鈴就跟着響起來。右腳是響聲，左腳也是響聲。

好像帶着音樂似的。

「你這是什麼東西在亂響呢？是你帶回來的小孩子的玩藝嗎？」

「這是馬刺，媽媽。」

「哈哈，會想心竅的人，真是會想心竅的人！你一點錢也不積。」

他的父親米哈爾，由街上慌的往回跑着。有時放開大步走着，有時停住腳來……他聽見安得倫的小鈴，就有點心怯。

「要是不認他老子了呢，現時都是這樣的。」

到門口裏朝着門，說了一句笑談。

「唉，草鞋破得都穿不住腳了。馬上快給莊稼人發皮靴穿了吧？」
老婆子裝着年輕女人的神氣對他說：

「安得倫回家了！」

「成了跛子了嗎？」

「別說這喪氣話吧！」

米哈爾沒看見臉，只看見安得倫的小衫，紅得很。

「我們還等到活着見面了，來親一親吧。」

「你好吧，爸爸！」

「你好吧。」

桌子上放着安得倫的裝在皮匣裏的手槍。

「這是什麼呢？」

「火器。」

「會放嗎？」

「在十五丈遠，可以打穿二寸厚的木板。」

「聽見了嗎，孩子的媽媽？」

老婆子用那姑娘似的細細的聲音說：

「你多不好！現在就問個不了。」

火壺在快活的響着，老婆子也對牠斥責道：

「你這魔鬼，響着好不好呢？你響的聲音真不中聽。」

安得倫照書本子上對牠說：

「你是糊塗人，媽媽。火壺是無生物。」

米哈爾眼睛望着老婆子。

「你明白這嗎？」

老婆子拿眼睛望着米哈爾。

「唔唔，你這老傻子！」

三

宴上客都坐滿了。

季札爾叔叔，克里慕同他的女人，葉洛非同他的女人，王甲同他的女人，還有臉好像罌粟花一樣的普家的當兵的女人。她的奶頭好像小丘一般的凸出着，手好像白麵似的。克里慕同葉洛非很像莊家漢：長鬍子，沒有梳的頭髮。王甲很像小孩子：稀疏的四根鬍子。他的女人也不漂亮。肚子好似橡實一般，在裙子下邊鼓着，鼻子上長着雀斑。王甲沒事幹，所以時時總同女人鬧着玩：夜很長，他又不會作手藝。

馬老婆子由箱子裏取出一件藍洋布衫換上，頭上包着白頭巾。好像孔雀似的。

在室內走着。米哈爾穿的布衫，也皺着包，繩子束到肚子上。也裝着時髦。鬍鬚也梳了梳。

火壺好像馬駒似的站着，由一個鼻孔裏放着蒸氣，壺蓋擊的響着。茶盃帶着碟子在擺着，賓客們都亂轟轟的談論着。

「祝你平安，安得倫！」

「請吃吧！」

「你都到過什麼城？」

「各城都到過。走了十二個省城。」

「沒有到過高加索嗎？」

「高加索不是我們的地盤：那裏是喬治亞人和孟塞維克的勢力。」

馬老婆子好像在結婚的酒宴上似的款待着：

「吃糖吧，糖！」

她忍不住了，附到葉洛非女人的耳朵上說：

帶回了三斤糖。」

葉洛非女人附到克里慕女人的耳朵上：

「三斤！」

茶盞在亂響着，賓客都在亂談着。

「妾得倫！老兄！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叫農民階級？」

「別忙，烈克沙！我有一個宗教的問題。安得倫，告訴我吧，神到底有沒有呢？」

「宗教不過是愚人的臆筋而已！」

話上這樣的語呵！馬老婆子把茶都倒到茶盃外邊去了。這些話雖然不明白，可是很好。

「那麼，神只是紙上寫的空話嗎？」

「當然是。」

「你的確知道嗎？」

「這都是愚民的迷信。」

停頓。停頓以後就是茫然。李札爾歪着頭在沈思。

「我贊成你的話，要得倫，不過有點疑惑。最重要的，宗教。」

「完全不是這回事！」

王甲不敢自信的叫道：

「可是雨是誰下的呢？」

王甲的女人到他袖子上拉了一下。

「等一等，等一等！你聽別人說吧。」

克里慕帶着很懂得的神氣：

「讓我說一句吧，安得倫。李札爾，你別忙！葉洛非，你聽見了嗎？王甲，

這裏最重要的不是下雨的問題。按科學上說，雨是電氣下的。我心裏有一個資本主義問題。很重要的問題。如果讓牠隨便起來，全省的農政廳，都會被牠弄翻了。

葉洛非肘子落到桌子上。

「有妨礙嗎？」

「步步都有妨礙。」

「可惡的資本主義！」

安得倫安他們的心說：

「資本主義不可怕的。要不是有資產階級的話，早已都把牠消滅了。」

馬老婆子第二次又把茶倒到茶盃外邊去了。話，這樣的話呵！安得倫轉動了

一下身子——小鈴在桌下響着。普家的當兵的女人，揮着手帕——很熱！

「安得倫！老兄！布爾雪維克是什麼黨呢？」

米哈爾搶着答道：

「最滑頭的黨！你聽見了嗎，牠來收我們的糧食是多麼伶俐啊！來了一個

人，戴着皮帽子，就拿話來勸你。他說道：你們農民——是鐮刀，我們，住在城

市的人——是錘子。我們聯起盟來！」

王甲笑得要打起滾來。

『好不錯的政綱！』

李札爾喝得有點頭暈了。

『安得倫，共產我們這裏是不適宜的。』

『爲什麼？』

米哈爾頭也喝暈了。

『我告訴你！』

『爸爸，到一邊去吧！』

米哈爾見怪起來。

『你不認我是你老子嗎？』

安得倫更高聲的……

『爸爸別張手吧！王甲，把我父親的手拉住。』

馬老婆子到米哈爾脊背上擡了一拳。

「喝醉了，喝醉了，不知羞的，會丟醜的！」

竟里慕帶着很懂得的神氣說：

「我們的談話間，發生了一點誤會。李札爾由經濟方面涉及到共產上。比方說，耙，釘子及其餘的農具，不能夠不私有的。在現在的情況下，關於共產的話，我們不矛盾。我的話對嗎，葉洛非？」

王甲用拳頭到桌子上敲着。

「的確的，統統都對！」

米哈爾在床上急忙的說：

「李札爾，別承認安得倫的共產！」

「你，爸爸，你真是一個極可笑的人，並且你的觀點也是小資產階級的。」

米哈爾由床上跌下來。

「葉洛非，別承認安得倫的共產！」

普家營兵的女人，睡不着覺——心裏很難受。

安得倫的紅小衫，好像火一般的在她眼前燃燒着，脚上的小鈴，在她心裏撩亂着。心血在狂湧着。百無聊賴的心情，只在楚痛——想。可是想什麼呢——不能說。

她是多麼樣的有情呵！

她把棉被子掀到一邊去，穿着小衫，坐到床上。熱得很。心裏想，想。都曉得她那百無聊賴的心，在想什麼的。誰管這些呢？

小鈴在隔牆響着。越近越響，越響越近。魔鬼呵，你怎麼光撩這女人的心思的心呢？她還沒來得及將被子蓋起的時候——安得倫在她面前微笑起來了。只說了三個詞：

「嚇了一跳嗎？安那。史得霍諾夫那？」

三個詞，——三根釘。一根釘着心，一根釘着頭，一根釘着腳和手。
她是多麼樣的有情呵！

安得倫斜坐到床邊上，她盡情的接受着他的擺佈。雄鷄都叫了兩遍了，想叫他們分離——他們也聽不見。老媽子來搾牛奶來了——他們也沒看見。在被窩裏玩弄着笑着。

「安得倫，可愛的，走吧！」

「安娜，可愛的，我還想再躺一會。」

「人家看見了——不太好。」

「我不怕人。」

安得倫的紅小衫，全院都映紅了。茅屋頂也好像在床頂燃燒着，垣籬也好像在燃燒着，白晝也好像燃燒起來了。

「小安得倫，可愛的，睡到午飯時！」

「小安娜，可愛的，來很很的親兩下！」

五

一天過去了，一禮拜過去了——安得倫總不敬神。

米哈爾給老婆說：

「我給他怎麼辦呢？」

「等一等老頭子，他會學好了的。」

米哈爾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禮拜又一禮拜——安得倫還是一樣的不敬

神。

老婆子對他說：

「敬一下神吧，安得倫。」

可是他：

「別作這些事情吧，媽媽。人是由猴子生的。」

米哈爾的心火，燒得沸起來。

「那書上這樣說的？」

「你爸爸是沒有學問的人。」

「那麼，你不信神廟嗎？」

「哈哈，這是宗教的戲台而已。你願看嗎，我自己可以扮演任何種的脚

色？」

米哈爾喝了一口酒，壯了壯胆，走到他緊跟前。

「誰把你造出來的？」

「造化。」

「你說吧，什麼造化！」

安得倫看見米哈爾挽起袖子來，笑着。

「你別來，爸爸，我會打你的！」

「你有權打你親老子嗎？」

「母親我不能打，可是你，如果你要伸拳來打我，我無條件的給你一頓。」

「你這狗仔子！」

安得倫抓住他底手：

「別胡來，爸爸，這個我們是不許的。媽媽，給我根繩子，叫我把他綁起來。」

六

米哈爾在街上碰見李札爾。

「我的事情很不好，李札爾。」

「有什麼事發生了？」

「沒有神，沒有廟，父母是猴子。」

「你的兒子應當成親呢，這樣不大好。」

李札爾帶着有道理的話，親自去找安得倫去了。安得倫同普家當兵的女人坐在廠棚下的涼蔭裏。他玩弄着馬刺，她揮着手帕，聽着安得倫的話，在微笑着。

「好吧，安得倫！你在開露天大會的嗎？」

「我在談生活呢，李大叔。」

「很不錯的事。你所說的生活是什麼意思呢？」

「我很不滿意舊有的成規。沒有革命的關係。」

李札爾笑着。

「你是很聰明的人，安得倫，可是最好你還是成親，按着夫婦的路綫來。」

「爲什麼這樣好些？」

「一定好些。我現在明白這樣；由夫婦的路綫上可以得到好多會作事的經

驗。安娜，你到一邊去一會吧，我們交談一點私事。」

她想要站起身來，安得倫拉住她底手。

「別客氣！現在的女人，應當參加一切的討論。」

李札爾歪着頭。

「你，安得倫，你別難爲她！」

「爲什麼難爲她？」

「你這種有害的草。難道婦女階級可以聽你這些話嗎？她是年輕的女人，很難忍得住。」

「你真是傻瓜，李大叔！」

「什麼意思，這傻瓜？」

「就是這意思。我不承認在教堂裏的形式婚姻，我看女人是同志。」

李札爾滿臉通紅的好像由澡堂出來一般。走到街上，吐了一口。米哈爾隔着小窗子問道：

「你給我的兒子成親了嗎？」

「成了。」

七

一天過去了，一禮拜過去了——安得倫把馬也糟蹋了。

他有一匠公馬，公馬也同一般的公馬一樣。蹄子在草地上踐踏着，到母馬身上聞着，翻着嘴唇。小雀子落到脊背上跳着，蠅子在肚子上咬着。公馬同一般的公馬一樣。尾巴上粘些泥草等污物。現在跑起來，地都震動了。安得倫在街上馳着馬，鬼不像鬼，哥薩克人不像哥薩克人。小雞落到腳底下，就把小雞踏死了。鵝碰到腳底下，就把鵝踏死了。老媽子隔窗子望見的時候，就連忙劃十字。姑娘出了大門望見的時候，就忘記了還是幹什麼的。安得倫的小衫，火一般的在閃着。脚一動——小鈴就響起來。帽子嵌到後腦上，——這樣的人在鄉裏是沒有的。

處女們的心都痛起來，動起來。

米哈爾的心痛起來——心痛他的小公馬。

「同安得倫怎麼辦呢？」

米哈爾出來到院子裏，奇怪起來。

「這是誰的馬在跑的？」

馬尾巴上結着花結，馬鬃上結着花結，馬額頭上戴着紅紙花。

「唉，狗仔子！」

想撕掉那些裝飾——安得倫到他跟前。

「爸爸，別胡來！」

「你爲什麼給馬弄這一勢呢？」

「你，爸爸，你是沒有學問的人。」

八

想改造鬼子——沒有方量想改造自己——怕人家見笑。米哈爾坐到土階上，頭好像沙袋一般，垂着，向下垂着。麻雀子在唧唧的叫着，蒼蠅在嗡嗡的叫着。公鷄讓着母鷄吃食，高聲的勸着：

「戈……戈……戈……戈！」

萬物都沒有人的憂愁。當小蟲子在人的腳下蠕動的時候，也想到了生存。可是米哈爾的心——簡直是罐頭盛滿了開水。很心痛把馬弄成那一勢，又很心痛改

變自己的性質，心痛自己的一輩子的生活，又心痛安得倫。爲什麼帽子上嵌着紅星？爲什麼穿着紅小衫？人生的憂愁呵！誰也不知道怎樣的消愁，而更其不知道的是米哈爾。

九

三個最老的老頭子，集會在一塊墓；賽寧，馬戈寧，包斗甘。三束鬚鬚好似三枝矛一般的突蹺着，在裁判着無禮的，傲慢的，不信神的安得倫。敲着拐杖，慢吞吞的用法官的話說着。

『你說吧，米哈爾，憑良心說吧，關於你的兒子！』

米哈爾在這些裁判者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一樣。

『我不知道說什麼呢？』

『你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不大好。」

包斗甘——主要的裁判者。右手拿起拐杖，在左腳旁劃了一個不清楚的字母。

「我們不是來辱罵的。是好意的來說一說。你的兒子回來住了半個月——作了兩口袋的孽。我們的兒子們也管不住了，姑娘們也不聽話了。不結婚就在一塊睡覺，早上起來也不敬神。那有這樣的規矩呢？」

賽寧嘆口氣答道：

「我一生沒見過這樣的。」

馬戈寧也嘆口氣說：

「我知道：土耳其人有這規矩。」

衆哈爾在裁判者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似的。

「爲什麼來審我呢？我自己也不贊成這些事情的。穿着紅布衫——不問我。帽子上戴着紅星——也不來問我。我簡直像跳蚤鑽到指甲縫裏——沒辦法。」

包斗甘撥了一下鬍子，問道：

「他什麼時候走呢？」

「他就住在這裏的。」

「這裏嗎？」

「這裏。」

三個裁判的人都不作聲了，頭都低低的垂下來。

這真是人類的憂愁呵！

山下有三棵被雷電燒焦了的樹。樹葉也不作響了，也不快活了。樹上沒有青綠的枝葉，樹上也沒有那反射的陽光。被雷電燒焦了的三棵樹，只是慘淡地在兀立着。

被這些話嚇怕了的三個裁判的人，彎下腰：

「他就住在這裏的！」

姑娘們將那同不結婚的男人睡覺，兒子們都不聽教訓了。馬鬃上和馬尾巴

上，也都要帶起花結來。都跑着馬，給小鬼開心呢。

荆棘叢生了——誰用牠呢？

憂愁起來了——誰甘願呢？

都站起來要走——安得倫走到門口了：

「馬戈寧，等一等！」

「賽寧，等一等！」

三對眼睛，望着那無禮的人，三束鬚子，矛一般地刺着那不走正路的人。都沒有看見安得倫的臉，只看見他的紅布衫。大腿上的褲子，鼓着兩個包，腳上帶着小鈴子，臉也不像莊稼人。出去打仗的時候，叫父親擔憂，打仗回來的時候——叫父母擔憂。最好把他打死了。

安得倫洗了臉，浸着頭髮，由箱子裏掏出鏡子照着——向上扭着鬚子。

「壞了的人！」

手攀着樑，就好像在馬戲園裏一樣轉起來：頭忽然朝上，忽然朝下。樑幾乎

就夢斷了。老頭子們都退到後邊，奇怪的望着。

『怎麼把人都這樣來糟蹋呢！』

安得倫玩夠了，笑着。

『可是你們不會！』

包甘斗把眉頭一皺。想說一句譴責的話——普家當兵的女人，穿着繡花的帶着邊的布衫進來了。圍巾上帶着穗子，裙子帶着皺褶。

『你好吧！』

安得倫握着她手。

『請坐下吧！』

脚上的小鈴：

『京……京！』

普家的女人，高興的連自己都忘了。用白手帕拭着——熱！
包甘斗睡了一口。

「安娜，難道你不害羞麼？」

「呵，羞？這有什麼？」

「有點不大好：自己的男人不在家。」

「老伯，自己的不甜。」

綁馬有鐵鏈子。

拴駒有麻繩子。

鬼入到心裏的女人們呵，用什麼去阻擋她？

沒有這樣的鐵鏈子。

也沒有這樣話。

老頭子們都站起來，拐杖在地下敲的響着。

「快走吧，沒有什麼可等了。」

雁一般的彎下腰走去了。在屋裏不作聲，在門口裏不作聲。在街上停住了。

「他就住在這裏的！」

十

王甲的女人很溫良的。嫁男人已經六年了——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反對的話。王甲火起來叫罵的時候——她裝做沒聽見。伸手痛打她的時候——她連一句話也不說。真是好女人！

需要的是這樣的女人。

過活着，過活着——誰也不管他的閒。

忽然間……

王甲回來正是一肚子氣沒處發——他的女人陸克麗不在家。他到院裏看——沒有。到街上——沒有。叫狗吃了嗎？他氣的渾身都在抖頭。坐到床上——被子發着女人的氣味。可是沒有女人。伏到枕頭上——枕頭發着女人的氣味。可是沒有女人。

『走了，小鬼！』

夜氣已經爬到窗上了，可是沒有陸克麗。母鷄已經棲宿了——沒有她。王甲真是氣壞了。有時肚皮在被子上亂掙着，有時翻過身來，脊背輪到被子上。

『走了，小鬼！』

走了就走了。管誰的閒呢！要是一肚子氣，王甲也不管這閒呢。想起來到院子裏拿馬來出氣。由床上跳下來，走到門口裏——碰着陸克麗。

『鬼把你引到那裏去了？』

不，這不是女人。不是那個出嫁六年的女人。就是聲音也不是女人的。不是那個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反對話的女人。

『王甲，你別來騷我！』

地板上王甲的腳都搖幌起來了，全屋子都好似翻了一個身。把手一揮，就去打她，陸克麗抓住他底手：

『王甲，你再別打我了！』

丈夫就奇怪起來。

「爲什麼不叫打你？」

「我叫你打得討厭了。我嫁你六年了——沒有聽過你一句好話。」

王甲要氣傻了。

鼻子是陸克麗的鼻子，雀斑是陸克麗的雀斑，可是真正的陸克麗自己沒有了。這不是她在他面前的。是一隻貓！眼睛好像貓一般的發着光。

「自大起來了，鬼東西！夜裏反正要指教她，如果她再張牙舞爪的話。弄晚飯去」。

吃過晚飯了。

「鋪床去！」

床鋪了。

「躺下睡覺去！」

她脊背朝着他躺下去——他到她肩上搬着。

「翻過來睡！」

她自己願意如何躺就躺着，這還不夠。

『……………』

……………

『……………』

『……………』

王甲氣餒了。蓋着厚被子，火熱起來，鼻孔呼着氣。四根鬍子，好像豬鬃似的激着。

『你病了嗎，怎麼呢？』

『你，王甲，連個時候也不知道。』

不，這不是女人，不是那出嫁六年的女人。

『哈哈，你這鬼東西！』

通！一拳打到脇上。他想到：打的不痛，可是陸克麗就像貓一般地抵抗道：

『你，王甲，最好你別打我吧！』

真不錯。

都坐到床上，想着。外邊的手風琴都在拉着，姑娘們都在唱着。一般都照舊的沒有變。卜史古家裏點着燈，大概在吃晚飯的。卜史古自己坐到桌子上，女人帶着圍裙，站在一邊。飯後就都去睡覺。一切都照農人的風俗過着。只有王甲同陸克麗，都坐在床上，想着。他帶着笑話似的問道：

「你上那去了？」

她也帶着笑談似的答道：

「找情人去了！」

「要是我爲着這事把你的頭拔了呢？」

「拔你拔吧。」

這時就又開始了。

王甲決定來拔她的頭，陸克麗跳下床來。

「你要打架！我就離開你走。」

「你到那裏去？」

「去同我媽媽住。」

「好！出了嫁的女人，去同母親住。」

「這是誰教你的？」

「可是陸克麗好像不知道丈夫的處女一樣。」

「我不愛你，王甲，因為這個。你對於女人簡直不知道一點分寸。……」

這夜就脊背對脊背的睡去了。

十一

死 敵

傅利孟家裏更好了。年輕的媳婦，把衣襟整理了一下，就好像牛從羣裏跑走了。她的當紅軍的弟兄回來了，好像抬棺材似的，抬着箱子。她的丈夫傅利孟，乾望着——兩手好像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束縛着。

真好！

昨天老婆在家裏，現在沒有老婆了。昨天老婆給傅利孟補褲子，現在褲子也沒有補了。

「這算什麼鬼規矩！」

丈夫傅利孟咬着牙，在室內走着。

雀子有自己的老婆，油蟲也有自己的老婆。傅利孟沒有老婆，這叫什麼生活呢？滿腔的憤火燒起來，就想往執委裏跑。但那時就想起來；執委的主席，全體公舉的是安得倫。當那選舉的時候，傅利孟也舉了一隻手：很有經驗，走了十二個省城。

「有什麼事，傅利孟同志？」安得倫問道。

「安得倫，我同女人鬧了一點鬧氣。」

「從頭自尾的說來吧。」

傅利孟從頭自尾說了一遍，安得倫給他翻開蘇維埃的法律：

「對女人應當另眼看待，不能強迫她與之同居。也不能毆打。總之，現在的

女人是不能強迫的。」

「可是如果要提起訴訟呢？」

「反正你是不會佔贏的。將來裁判的是我們，而我們是本法律的。」

傅利孟看着法律——是很大的一本書：是跨越不過去的。真倒霉呵——搬起這本法律，擲到女人頭上也好——不行：兩手好像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束縛着。

兩隻長腿，在街上走着。一步不是走一步，而是走一哩。他走過了自己的房子，走過了房子那邊自己的菜園，眼睛什麼也看不見。向那裏去呢？——誰也不知道。走出了村口，坐下。

小雀子啄自己的老婆。老公雞啄自己的老婆。爲什麼傅利孟不能打自己的老婆？這真是鬼規矩！能佔上風，才算男人。難道不這樣就可以嗎？馬不用鞭子抽——牠會給你拉東西嗎？老婆不打——她會服從你嗎？

握着拳頭，跳起來，想道：

「我要打死他們的！讓他們把我下到獄裏去吧！」

馬老婆子覺到將有什麼災難呢，或者將有什麼不幸呢。心上整日在跳的痛看。想禱告一下——也忘記了怎麼樣禱告。各樣的不信神的話，只往心裏鑽，可是我找不出來一句禱告的話。她想起白菜該切得了。想起來牛該飲得了。一切的雜事，只往心裏鑽。眼睛望着牆角的神像，而神像也不像了。或者是她眼睛看花了，或者是神像變了呢？唉，簡直不像了。

教堂裏念經的地方，也沒有神父了。當安得倫做小孩子的時候，他就做了十二年的神父了。當安得倫去同資本家打仗的時候，他又當了三年神父。當安得倫打仗回來的時候就說：

「我們不要神父了！」

馬老婆子哭着勸道：

「要！」

安得倫主張自己的：

『不要！』

賽寧和馬戈寧，包斗甘和米哈爾都勸道：

『要！』

安得倫主張自己的：

『不要！』

把神父從很大的神父的房子裏拉出來——不知流着多少淚呵！一切老婆子們都哭了，一切老頭子們都搖着頭。

『不會有好結果的！』

神父含着淚，到教堂的更夫的房裏去了。

套上馬車，坐上神父的女人和小孩子，車尾上掛着鍋，真活像流浪的吉卜賽人。

『正教的耶蘇教人！如果你們用不着我，我就要走了。你們自己也看見了我

家庭的情形——我要去作別的職務了。」

教堂被封鎖了，鐘也不響了。教堂的門口裏，牛在臥着，鐘樓上，鴿子也在整日的叫着。沒有鐘聲了，因此，牠們也都咕咕的叫起來。官鎖鎖到教堂的門上——沒有人開。馬婆子心裏想着去把鎖開開，偷偷的入到那死寂的教堂裏。罪孽沈重的跪到神前，傷心的禱告道：

「上帝呵，寬恕我們吧，寬恕我們有罪的人吧！我們在你面前造孽了，犯罪了。別把我們擲到火山上，叫永久受罪吧，上帝呵，讓我們到天堂去吧。」

可是神不睬她。面容發黑了，眉頭皺着，他們跟前沒有香火。他們的頂上沒有鐘聲。他們面前沒有一枝蠟燭在燃着。神好像強盜一般，被囚禁起來，已經三個月了。

「上帝呵，寬恕我的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他的手把教堂的門封鎖了，他的話把青年人教壞了。可是年老的人們，都好像馬綁在橛子上一樣。這邊有八丈大的地方，那邊有八丈大的地方。四面都只有八丈大的地方，出了這八丈大的

地方，一步也走不通。」

馬老婆子當懷妊安得倫的時候——愁苦，當他在懷抱的時候——愁苦。現在他自己長大了——母親又是愁苦。愁苦好似不會斬除的草一般，只在增長着。在什麼河裏可以洗沒了這愁苦呢？她哭了兩天了，——沒有洗沒牠。哭了一禮拜了——沒有洗沒牠。愁苦隨着眼淚增長着。她看着太陽——望見愁苦。她看着人——望見愁苦。一切的人生——無邊無際的愁苦呵！

「上帝呵，寬恕我們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

十三

安得倫坐到執委裏——一道命令又一道命令的下着。

「於前神父宅內，從速建設一舞台，以便各種排演。嚴行徵派小木工白良果和木木工王樂默，興工建造。向車木金徵薄木板八塊，以作公益事業之用。」

車木金用小舌頭罵着——大舌頭則默然。白良果和王樂默也用小舌頭罵

着——大舌頭則默然。

「這樣的當局！」

要是用大舌頭說——就要算作反革命。

執委的書記寫道：

「洛加喬夫對全體農民，以集體力量，代紅軍士兵家屬多耕種植。」

全鎮都用小舌頭抱怨起來了。

「這樣的當局！」

一點辦法也沒有。白良果和王築默，在神父家裏搭着舞台，斧子在太聲的響着。神父的舊房子在呻吟着。木板被劈的響着，破壞着木隔壁。車木金蓮子八塊板做公益用，到馬後腿上用鞭子抽着。帽下的眼裏的憤火，在燃燒着。牙咬得好像嚼砂子的一般。

一點辦法也沒有。

農人們都替紅軍士兵的家裏耕種着地，奇怪着。

「唔！這樣的規矩呵！」

規矩不好，可是都只得去耕地。誰也不願當反革命。

十四

地球翻了一個面，太陽也從西邊出來了。潘姑娘擔任了腳色回去了，就在家裏走着練習起來。

「哈哈，你別纏我吧，吳樂家！我不能受這些。」

父親望着姑娘的怪樣，把嘴一撇：

「算了吧！」

可是她裝作傻子一樣，笑着。

「爸爸，你爲什麼瞞我呢？」

「望見你真要惡心。」

「我的腳色是這樣的：我照書上演一位太太的角色。」

母親嘆了一口氣。

『多跟共產黨跑幾回——他們把你自己也作成這腳色了。』

父親氣的頓着腳：

『我把你的頭拔了的，只要你弄一個大肚子回來。』

十五

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王甲望着，陸克麗動着嘴唇。

『你咕嚕什麼呢？』

『想學呢。』

『唉，真鬼氣！』

十年來生活停滯在一個地方呢。二十年來停滯在一個地方呢。都想著——再過五十年，還是停滯在一個地方呢，可是牠竟然轉了方向了。牠向那轉去了——

誰也說不上來。什麼時候轉變了——誰也說不上來。在今年呢，或者在去年。火爐在燒着，犬在吠着，一切都同從前一樣。用一隻眼睛來看一下——有些地方，有些東西，同過去不一樣，不過突然用手是不能捉摸的。

安得倫在執委裏想道：

『拿好意來幹事，農人是不改變的，我將來想如何作，就如何作吧。寫命令吧！』

書記有一個很大的墨水瓶。在舊時的官廳裏，一年也寫不完這墨水，現在每日都得往裏邊裝。

十六

敵 死

安得倫的夥伴——再好也沒有了。一隻木腿的高不起——是窮光蛋，馬貝拉——窮光蛋，巴德拉——窮光蛋。他們滿不在乎這窮光蛋。因此，他們才稱爲共產黨——他們什麼也沒有的。包斗甘的兒子怎麼也會同這些人弄到一塊了呢？

他加入到青年團裏邊。青年團裏每天要開晚會。年輕的男人在那裏，姑娘們也在那裏。光是姑娘們也好些——可是出了嫁的女人們也去偷看。夜裏十點鐘的時候，王甲在街上走着。這裏人都睡了，那裏人都都睡了。總之，一切都照着農村的習慣。都睡了。只有在神父的家裏，用寧木金底木板搭的舞台上，青年團男女們，在那裏跳着。王甲看了一眼——陸克麗也在那裏，笑得也要打起滾來。

「哈哈！鬼東西！」

王甲真要氣壞了——唾了一口。

「你，陸克麗！你別替我造孽了！我是很和氣的人，你自己知道。如果要把我氣的受不了的時候——可就沒有好的了。」

可是她在昏暗中笑起來。

「王甲，你，算了吧！我原來去找牛去了——看見這裏有燈的。於是就來看一看。」

「你看牛去吧。如果你給我帶一個小牛犢回來，我把你……我預先告訴

你。」

可是她在昏暗中笑起來。

「王甲，我也來演一次。」

王甲站到當路上——心都氣得頂上來了。同女人怎樣辦呢？要是在街上打——她會大叫呢。

可是她走到他旁邊了。

「別生氣了，王甲，我徵求你的同意的。不叫我演——我不演。」

說女人是貓，的確對。一隻爪子抓傷你，一隻爪子去撫摩你。她對你那一隻耳朵說的話是靠得住呢？爲着這，多少得教訓她一頓呢。

十七

普家當兵的女人，把自己丈夫的名子都忘掉了。青春的血，作起祟來——管不住自己了。跟着安得倫學些非俄國的字：文化，平等。光是姑娘們也還好——

出嫁了的女人們也都跟着聽。光是年輕的也還可以——年長的也翻着籬垣。葉洛非的女人，能說不是好女人嗎？簡直是寶貝！葉洛非非常躺到床上，——她和氣的對他說：

「起來吧，吃得飯了！」

把飯開到棹子上，又和氣的說：

「起來吧，湯要冷了。」

葉洛非真是舒服極了。想着一輩子就是這樣的舒服過去了。有一天晚上回家時，望見煙筒裏冒着煙。葉洛非自己誇自己說：

「同我的女人真可以過光景！希望着一個人都要一個這樣的老婆。」

走到門口裏，看見安娜連上牢截身子都由窗子裏伸出來。窗下站着一個青年婦人宰海樂。呵，怎麼呢？由窗子伸着就伸好了。伸着頭當然是有事，沒事斷不會伸着的。進到屋裏——不錯：爐子在燒着的，鍋還在掛着沒有動。劈材快着完了。定然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安娜，別說了，我要吃晚飯的。」

「等一等，我顧不着。」

過一分鐘，葉洛非又說：

「劈材着完了。沒有聽見嗎？」

安娜多少把頭扭了一點。

「呵哈，我還沒有水呢。快去打點水來！」

呵，當然有事發生了。老婆生來還沒有說過這些話的。他把水打來，安娜拍着手。

「呵哈，屋子我還沒有打掃呢！你掃一掃吧，我來削土豆子。」

「可是你到現在作什麼了呢？」

「同宰海樂談話的。女人們開會關於婦女部的事情，也叫我去開會的。掃地吧，葉洛非掃地吧！」

主要的原因還不在此。掃地本也沒有什麼，要是老婆有病或生孩子的話。主

要的是：當女人忙到婦女部去的時候，男人們好不好去掃地弄髒了自己的身子呢？

葉洛非的眼都氣昏了。安娜在煙霧裏，全房子在煙霧裏。坐到凳子上——覺得凳子烙人。坐到別的地方，——烙得更很些。他把心火硬接下去，說道：

「你想着拿我開心嗎？」

「拿你開什麼心？」

「當我火還沒上來的時候，你算了吧！」

安娜這時也不是安娜了。歪着頭，手插着腰。

「呵，我的葉洛非，我也不是牛。夜裏使你舒服，白天侍候你。我造什麼孽了，連休息也不知道呢？」

葉洛非聽了，腿好像打脾寒似的在抖顫着。

「這就是婦女部呵！一只母螺旋釘脫去了，現在一切都解體了。」

地球翻了一個面，太陽也從西邊出來了。老頭子賽寧到臨終的時候了——無處行懺悔禮。康拉季分娩了——無人來行洗禮。真是好規矩呵！她從前生了十三個孩子了，都沒有作這些難。

她的丈夫，氣忿忿的罵着列寧，罵着安得倫，罵着共產團。

「都想出這些好東西！」

向木棚裏看了一眼——放着很大的一口鍋。簡直可以裝下一個村鎮。

「難道要到別的村裏去請神父嗎？他給我要多少錢呢？還得被馬來回接送他。我自己來行洗禮吧。」

把爐子生着，打了些水。

「好了。只要死不了，反而是會長大的。」

女人坐在床上，奇怪起來。

「你做什麼呢？」

「我想給小孩子行洗禮的。」

「別胡扯了。我不叫你來糟蹋孩子！最好不叫受洗禮吧。」

他忙快的罵道。

「你別再給我生了吧！到一百歲也要叫我作難嗎？被馬到別村裏請神父，不是笑話嗎？」

『.....』

『.....』

『.....』

他皺起眉頭。

「你別惹我動氣吧。你知道，我是有火性的人。當火起來的時候，最好別作

聲吧。」

「多謝你。我忍受了十三年了。」

他是很欠性的人。他站到她旁邊，想着。誰知道怎麼辦呢！狠狠的給她一下，若是打的不是地方，打壞了她，又要打麻煩。送到醫院——二十哩地，從醫院接回來——又是二十哩。我們說：自由！可是自由難道可以給女人嗎？

十九

老頭子蹣跚，好似木頭柱子似的，輪到床上。閉着眼睛——黑暗。睜開眼睛——又是黑暗。已經是二個月沒有聽見鐘聲了。自己的罪孽也沒有人替他解除。含着淚，請求家人到別村去請神父——沒人。老病的人是無用了。

上帝呵，別搜求人的弱點吧。這不是老病的蹣跚在你座前造罪了。你自己也看見的，地球都翻了身了。在很遠的很大的城裏，產生了共產團。於是小城裏，曠野裏，森林裏，山谷裏，都佈滿了共產團。共產團來到洛加喬夫村裏，全村裏一切都弄亂了。父親曬着，兒子曬着，男人曬着，女人曬着。聽不見的只有老年人的聲音。

賽寧好像木頭柱子一般的，躺到床上，憑着良心，數着自己的罪孽。

「上帝呵，這都是我的有意無意，或言或行的罪孽呵。一切都在你面前的！賣了兩匹不中用的馬——我沒有告訴買主。殺了有病的牛——沒有告訴買主。鬼迷心了。我用假錢票捐布施——又是鬼迷了心了。同別的女人睡過兩回覺。不久，就在那共產團裏邊呵，上帝！在那裏都說到：」

「不算罪孽！」

自己的老婆早已去世了，可是我的心血還不斷的作祟。鬼由一隻耳朵進去，由另一隻耳朵出來。

「不算罪孽！」

「上帝呵，別送我永久去受罪罷。不是我自己造孽了，都是魔鬼把我引誘壞了。」

賽寧好似木頭柱子一般，躺在床上，右眼流着淚；左眼在閉着。他想睜開牠，可是睜不開。想抬一抬手，可是也抬不起來。白鴿子在床上飛着，——這一定

是由天上派來的天使。惡鬼站到房角裏，長着牛角，眼睛好像煤似的閃着黑光。敲着蹄子，用那狗一般的尾巴，驅逐着鴿子。

白鴿子揚着翅膀的時候——呼吸輕快些。惡鬼喘着地獄裏火簇裏時候——他就上不來氣了。白鴿子用那溫和的聲音說：

「我的靈魂！」

惡鬼用那可怕的聲音說：

「我的靈魂！」

來了一個老婆子，帶着拐杖，她照賽寧手上打了一下，手就失了知覺了。照腿上打一下，腿就失了知覺了。用拐杖到左脅上打了一下——別了，人間呵。一切教堂的鐘都響起來。山都高高的聳立着，密林也都長起來。屋裏關門的聲音——他聽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不看見。只有地獄的惡鬼的眼睛在閃着光。

「我的靈魂！」

白鴿子帶着這條老靈魂，造了不少罪孽的靈魂——也成了雪白的了。老頭子賽寧的嘴唇，微笑着那不可形容的愉快，這微笑也就這樣的留到死了的嘴唇上。上帝寬恕了。

二十

姑娘們和女人們都唱着歌，不覺得憂愁。或者他們的眼睛是另一樣的——只看見快活的，或者完全沒有這樣的憂愁，可以使他們不唱。馬克辛遵照執委的命令，出了四十普特的糧食，想着洛加喬夫村要隨着物主暗淡下去了。

沒有！

戴力風遵照執委的命令，出了五十普特的糧食，想道：洛加喬夫村要隨着物主喪亡了。

沒有！

把魯克央弄到幽禁室裏去了，想道：太陽一定不會發光了，可是太陽依舊的

照耀着，風也依舊的刮着，雨也依舊的下着，夜裏繁星也在閃爍着，明月也好像更夫一般：在田野上，在森林上，在遠村近莊上巡行着。一點也沒有變更。姑娘不願回家去，女人不願回家去。女人跟着別人的男人，男人去跟別人的女人們。自家園子裏蘋果好，別人園子裏更好些。胡同裏的小徑上，留着兩行脚印。籬垣上翻着兩個人影。籬垣下的草地上，留着一個脊背的印痕。姑娘的印痕，女人的印痕，青年男子的印痕。

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莫斯科——城，加桑——城，沙馬拉——城，洛加喬夫——村，胡烏亞洛——村。在莫斯科，聽到抱怨，在加桑，聽到抱怨。在洛加喬夫鍋滾了。

營心吧，安得倫的共產團！

這還不夠呢！

千百隻腳將要踐踏你。

這也還不夠呢！

用火活燒你。把你繫在馬尾上，順着田野，順着山，順着谷拉你。

當心吧，安得倫的共產團！

作公益事業用的車木金的八塊板，記着你的，照執委命令出那九十普特的糧食，也記着你的。鐘樓上的大鐘小鐘都響了。驚駭的鴿子，被鐘聲驚飛了，昏迷了的小雀子，都四散了。被安得倫掛上的鎖，也被摘去了，被安得倫封了的教堂門，也啓封了。發黑了的神像的臉，都歡喜着。神父穿起復活節的僧袍，助祭的人，也穿着祭服。神父提着燃的香爐，用那好久沒有聽見的聲音念道：

「永久的上帝！」

洛加喬夫村同助祭的一起：

「亞門！」

於是，依然如舊了。

神父家裏的戲台也拆去了。使用車木金的木板都歸還了。都把過去的忘記了。

『在那一年呢？』

洛加喬夫村，好像鍋滾了。鏢刀斧子都磨起來，準備砍安得倫的共產團。
『死亡呵！』

可是，姑娘和女人們，都在給共產團纏着紅旗。

一點也不明白。

執委的人，由城裏弄些紅緞子回來，普家當兵的女人，做了主要的裁縫人。悔她的老婆婆礙事，把她弄到牆角裏坐着。掉子上放着縫衣的機器，紅緞子好似桌布一般的展開來。姑娘呼喚着，對女人耳語着。共產團儼然像準備嫁姑娘一般。縫衣機響着，剪子聲響着，姑娘們往紅緞子上縫着藍綢子字：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有的進來了，有的出去了。過什麼節氣呢？馬只拉，巴得拉，安得倫的好顧問——一隻木腿的高不起，都在這裏。他左手撚着鬍子，右手摸着木腿。真是一個活人！也想叫年輕的女人看上他。因此，左衣袋裏裝着骨頭梳子，頭髮時常梳

得很整齊。真正的人是全在乎頭，腿可以不看的。從前也有好腿的——當爲着窮人在前線上打仗的時候，被資本家的手榴彈炸斷了。蘇維埃的工廠裏，給他做了一隻木腿，染成黑的，爲着耐久起見，下面還用鐵包了包。沒有什麼。

真正的人全在乎頭。

姑娘們往紅緞子上縫着藍綢子字，五個人的聲音一齊唱道：

別喚我吧，媽媽！

現在自由在俺家！

想睡便睡，起便起，

夜裏跟着伊凡宿。

一旦伊凡傲且驕，

如意郎兒重新找。

這樣的規矩呵！

三

王甲尋找陸克麗——找不着。康拉季的男人尋找着康拉季——找不着。葉洛非挨門問道：

「沒有看見我的女人嗎？」

三個男子，好像打獵的人跟着兔子踪跡一般，在追尋着，怒火一股一股的只往頭上冒。不是想打倒共產團，就是想打死什麼人。難道這樣可以過嗎？執委奉命令來難爲人，而這裏的女人，又都好像瘋了一般。糧食羊毛，都被徵稅收去了，而家裏又是一團糟。掃帚擲到門限下——無人拿牠。洗臉水也無人倒，靴子無人送。

「唉，這樣不痛打一頓怎能行呢！」

三個女人，好像三個姑娘一般，緊緊的圍繞在普家當兵的女人跟前。好像她

們沒有小孩子，從來也沒有男人一般。家業忘了，牲口忘了，一切家裏的東西都用不着了。

糟糕還不在此。

糟糕的是——好像她們從來沒有過男人。她們都談着安得倫，談着高不起，談着藍綢子字的紅旗。關於自己的丈夫——一字不提。安得倫好，高不起好，紅綢子旗好——自己的丈夫一文不值。

陸克麗也就是如此談着至甲：

「阿，莊稼漢！」

康拉季關於自己的男人更壞些；

「我的木偶天天夜裏同我打架，不叫我安生。如果我要嫁給別的人，難道能會糟蹋成這樣嗎？」

女人和姑娘們都笑起來。

「應當對他們實行罷工！」

安得倫坐在執委裏——一道命令又一道命令的下着。執委會裏邊滿貼着紙條：不准吸煙，不准吐痰，不准漫罵。土地法，食糧法，婦女法。運輸捐，食糧捐，省給養委員會，區給養委員會。一切都得從速切實辦理，有列寧的簽字，加李寧的簽字，還有安得倫的狗尾巴似的簽字。列寧同安得倫簽字倒還沒有什麼，安娜也都簽起字來了！普家營兵的女人安娜！她也竟在那裏作起婦女部的主任來了。安得倫的公事桌上，掛着旗子，安娜公事桌上掛着旗子。旗子都是紅的，帶着金色繆子。安得倫的旗子上寫着——「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安娜的旗子上是「婦女同志們」。

正庭裏掛的聖像，在舊時已經掛了四十年了，安得倫吩咐道：

「取下來！人民無知的迷信。」

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由城裏帶回來一張白鬍子老頭的像，說：

「這個是馬克思，我們把首位讓給他。」

給洛加喬夫的小木工白良果下令道：

「從速製定紅色鏡框一架。」

把馬克思的像，懸掛到從前掛聖像的地方，兩旁還有兩個像：列寧和託洛茨基；安娜給婦女部下命令道：姑娘們和出了嫁的女人們，用松枝和綾條，結三個花圈，環繞到三個像片上。

包斗甘想了好久。跑來一看，果然不錯。白鬍子老頭的像在掛着，頭髮也像神父一般。兩邊並且還有兩個。一個皺着眼睛，一個戴着帽子，鬍子好像楔子一般，臉不是俄國人的臉。並且還有松枝結成的花圈，紅綾條，兩幅帶着金色纓子的旗子。就只缺少兩盞燈。

包斗甘愁眉不展的看了一眼，唾了一口就走了。到街上碰着米哈爾，搖着頭。
「我到你兒子的小禮拜堂去了。很好——再好也沒有了。弄來些新聖像。」

可是米哈爾好像小孩子似的：

「沒有我的意志！我一點辦法沒有。」

這是誰的意志呢？沒有米哈爾的，沒有包斗甘的，全洛加喬夫村都衆口一詞的說：

「不問我們都作起來了！」

馬老婆子想用母愛的話去勸醒那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笑道：

「媽媽，你別灰心吧！老年人很是明白的。我愛你，不見怪你，可是我要按着我的作。」

「孩子，你作的不好；人民都不滿意。」

「人民很黑暗，因此不滿意。」

米哈爾見怪起來。

「可是你是什麼的呢？是光明的嗎？」

安得倫不想答理的道：

「你，爸爸，你是沒有學問的人。」

米哈爾不抬頭的好久的在坐着，咬着牙。當心裏沸騰的時候，就站了起來。用那燃燒着似的眼，到這農家的老房子裏環顧了一下——突然間，他兩腿好像埋在地下的：這裏聖母的左邊也掛着馬克思像。到處都掛起來了，狗仔子。馬上滿屋子都掛着外國人的像片了。

這不是馬克思，錯了。

不過是他心裏的火上來了。

米哈爾拿起織東西的大鉤針，就挖起那蒼白頭髮，長着大鬍子的老頭的眼睛來。他不能反省起來，也無力去止住自己了。想把全牆都挖了牠。

「唉哈，鬼東西！把我的意志都奪去了。……」

罵老婆子拉住米哈爾的衣襟，帶着淚勸道：

「行行好吧，別作孽吧！」

米哈爾就打算挖起老婆的眼睛來。

「走開！」

「行好別作孽吧！」

米哈爾把左手一揮，老婆子就好像陀螺一般，在屋裏轉了一個圈。太陽穴碰到板橙上，兩手伸開，好像母雞似的騎着。一道血，好似小溪一般，在臉上流着，染紅了嘴邊的皺紋。米哈爾望着她——不見起來。她罵他一句也好些：「唉哈，你這不知羞的，無良心的人！」

可是她連呻吟都不呻吟了。

把米哈爾駭住了。

脚手都顫起來——不知道怎麼辦。在牆上——被挖了眼睛的馬克思，在地——老婆子嘴邊流着一道血。米哈爾坐到旁邊，拉着她手，溫和的勸道：

「老婆子！你怎麼呢？」

想着——把她的命送了，可是上帝憐憫了那駭壞了的人；老婆子喘了一口氣，聽着他的話，說道：

『唉哈，你，不知羞的，無良心的人！』
米哈爾這時輕快了一節。

二二三

街上謠言四起了：在哥薩克那裏的將軍起來了，在西比利亞的將軍起來了，將軍們率領着無數的軍隊，來解放農民。共產團拿過誰的糧食——要歸還。拉過誰的馬——要歸還。一切都歸還。在哥薩克那裏起來的將軍直然說：

『老頭子們，你們不要疑惑。你們要幫助我——我即刻就辦到了。省糧食委員會——死滅牠，區糧食委員會——死滅牠，布爾雪維克的畫像等——拋到爐子裏去。』

在西比利亞起來的將軍們直然說：

『買糧食——出錢，買馬料——出錢。誰要買東西不出錢——監禁四個月。』

包斗甘鈞到床上已經五天了：脊背都得風疾了。一聽到關於將軍的話——當時就輕鬆了一節。出來到街上，鬍子也梳了，好像欣逢佳節一般。

「應當準備打倒共產團！」

戴力風低語說：

「打倒牠。」

馬克辛低語說：

「搗毀牠！」

八塊木板，好似八根釘子一般，在車木金的心裏亂刺着，不給他一點安生，把他弄得寢不成寐，食難下咽了。車木金心痛起他的家業，夜間跳起來，而將軍們就現到他的跟前了：如同在畫上一般的站着，將軍的書記帶着紙。

「你是車木金嗎？」

「是的。」

「拿了你八塊木板嗎？」

「拿了我的。」

「你簽字吧！」

總在心痛着八塊板。車木金爲着家庭，簡直心痛壞了——想不心痛也不行。由這街上跑到那街上，低聲說……

「一萬二千哥薩克……土地……不在黨的不遭害。……」

二四

安得倫好像石頭一般，一下不動的坐到執委裏。皺着眉頭，顫頭也好像顫一樣。他看見的不是帶着蓬亂鬚子的農人，而是黑暗的農人生活。安得倫自己也不張的在沉思着。一隻木腿的高不起，給安得倫報告着……

「農人都等待着將軍，都想要你的頭的。有什麼辦法呢？」

安得倫不作聲。只張着鼻孔，好像土高山似的。氣憤憤的將主任的紅鋼筆的筆尖也拆壞了，把筆桿也一拆兩截，斷鋼筆落到腳跟前。

「蠢東西！」

他好久的站到窗子跟前，望着那熟識的洛加喬夫村的街道。女人帶着小孩子走着，豬在門口亂吠着。沉重的草屋頂，把房子壓得低低的彎着。泥濘，糞土，貧窮。一切的生活——就是泥濘，糞土，貧窮。父親阻礙着，母親阻礙着，每一座小茅屋都潛隱着黑暗的農人的惡意。不憐憫不是，憐憫着也不是。繼續前進，反對父母，反對朋友與同志。反對一切的生活前進。思想在安得倫的腦子裏燃燒着，太陽穴在痛着。

「蠢東西！」

向高不起望了一眼，眼裏發着火。

「要是誰擋我的路，我要打倒他！殺他們的頭——也在所不惜。我知道怎麼辦。鬥爭，就是鬥爭。……」

呵，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包斗甘輪到爐爐上——渾身軟弱下去了。這面是將軍，那面是將軍。兩個將軍由兩面都起來了，說道：

「你聽着吧，包斗甘：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公買公賣。你願意嗎？」

聽到錢，老傢伙心裏當時就快活起來。好像黃鼠狼由穴裏望着一般，可是在門口裏——就是死。

「懺悔吧，老傢伙，安得倫給你下命令來了。……」

一隻眼發黑了，一隻眼花了。在街上就起了吶喊，混亂，喧嘩。洛加喬夫村的農人都起來了。

兒媳婦由院子裏跑回去，一直跑到爐爐跟前。

「伯伯，共產黨在倉裏裝糧食的！」

哈哈，你呵，百年橡樹似的農人的力量呵！

哈哈，你呵，用血汗換來的糧食呵！

包斗甘鷹一般的由暖爐上飛下來——七十四歲的老頭子，簡直變成了一個年輕的人。老脊背也伸直起來了，鼻孔好似青年人一般的出氣。亂蓬着頭髮跑了出去，望見一把斧子。

「唔，你呵，抖起精神吧，農人的力量！」

抓起斧子——鬥爭吧！這面是將軍，那面是將軍。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

包斗甘望見安得倫的嵌着紅星的帽子——覺得脾下的地都起了赤紅的火燄了。農人的茅屋，都在他眼裏亂舞着，銅喇叭在他耳孔亂響着。躍到安得倫跟前，揮起那快利的斧子。

「打！」

再喊了一聲，就坐下去了。

安得倫望着自己將要糊糊塗塗死到他的斧子底下，就氣憤起來。退了兩步，由手槍匣裏掏出手槍來。

「我要開鎗的！」

鐵叉在旁邊閃着光，人羣都喊着。

「打！」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安得倫本不想打農人，向空中發了一鎗，可是子彈——這不是嗎！包斗甘坐到門限上，手指在地上亂抓着。安得倫的子彈，好像針一般的入到左脅裏。

農人都好像脫了羈絆的野馬一般，在滿街上亂跑着，眼裏冒着火，地都震動了。哥薩克的將軍起來了，西比利亞的將軍起來了。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

「打！」

哈哈，你呵，百年橡樹的農人的力量呵！

哈哈，你呵，用血汗換來的糧食呵！

達拉更把鐵鎊一揮——沒有砍中。嵌着紅星的安得倫的頭，閃了一下。達拉更的背後，砰然一聲，兩手伸開，好像一個十字架似的，就躺到路上了。安得倫

的子彈，好像蠅子咬的一般，中到他的頭顱上。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都在洛加喬夫村的大街上，追趕着一隻木腿的高不起，好像五十條狗追趕着一隻狼一般。高不起看着將要死到這些農人的手裏——跑到窄得倫父親的院子裏，米哈爾眼快手快的將屋門插起來。高不起駭得要死的撞着插起了的門——沒有救星。往屋頂上爬——那一截木腿脫掉了。

死亡呵！

十個極強壯的男人，向高不起撲上去。二十隻手，撕着高不起的身子，二十隻腳，踏着高不起的身子。壓到下邊的戴力風，也隨着高不起被亂腳踏死了。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車木金帶着鐵叉，跑到執委去。

「打！」

一叉將馬克思像叉到鐵叉上，彷彿又麥細似的挑走了。到街上，摔到地下

去——跳舞去吧！洛加喬夫村跳起那未曾見過的跳舞，噓着，叫着，翻着筋斗。把安娜的旗子撕成兩半了，把安得倫的旗子也撕成兩半了。兩半再撕成兩半，再撕成兩半，終於撕成布條了。

「這不是！」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將土地法，糧食法，婦女法，都由牆上撕下去。

「用腳踏吧！」

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

「到區食糧委員會去！」

到街上抓住了馬只拉。

「認罪吧！」

看見安娜的茅屋。

「放火燒！」

看見安得倫的茅屋，

「放火燒！」

發火的兩座茅屋，在村的兩端，遙相輝映着，紅舌頭由茅屋的黑頭頂上伸出來。紅燄好似頭髮一般的在屋頂樹起來，火星淚一般的揮灑着。米哈爾捧着空桶飛奔着，馬老婆子抱着安得倫的箱子在周圍亂跑着。沒有人去給他往外搬東西，沒有人去安啣筒救火。馬由院子裏跑了出來，馬尾巴上還結着紅布條，噴着鼻子，在街上跑着。一隻黑母雞由大門跑出來，伸着項頸，撲着翅膀。

「死亡呵！」

風捲起那頭髮一般的紅燄，把火花掄到四面八方去——就燒開了。茅屋到處都燃燒起來，都用斧子砍着木牆，窗上的玻璃都炸得亂響着。脫了蓋的箱子，像木樁般的還拋到街上去。破了的神像、小桶、大桶、皮襖、板櫬、床、鍋、馬套和鋤，都由小窗子裏擲出來。

「火災呵！」

都拉着救火的水桶，唧筒和沒有用過的水管子都響着。女人們都忙亂着，狗都在亂跑着，馬在叫着。噴嚏，呻吟，混亂，叫囂。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二六

風停了，火息了。吸出的水都流到河裏去了。黑夜裏月亮出來，孤零零的由黑雲裏望着荒野，望着遠村與近莊，兀立着燒焦的煙筒，低聲的哀訴着送到耳鼓裏來。

一片焦土。

這不是馬馬義(註)從這裏過去了——是帶着尖銳的鉄叉和快利的斧子的農人

(註) 馬馬義 (Mamai) ——十四世紀下半期韃靼遊牧民族的軍事領袖，出兵攻德米

特·頓斯基，一三八〇年將古力戈夫焚毀一空。

悲慘，淒涼。

黑夜裏安得倫站到他父親的被火燒成一片焦土的房子跟前，兩手緊緊的抱着裹着傷的頭。艱難的遼遠的道路，在他面前橫着——前程真是艱難呵。農人的悲慘使他窒息着，滿懷的憐憫與酸淚。不憐憫着不是，憐憫着不是。艱難的道路在前邊招呼着：跨過這低聲的哀訴，跨過這燒焦的煙筒，跨過這農人的黑暗的悲慘前進呵。

裹着傷的安得倫的頭，低低的垂下來了，太陽穴錐子刺的一般痛疼着。
不憐憫着不是，憐憫着不是。

後記

一九三九年春天，在白沙抽空將『七人集』以後所譯的短篇，收集起來，同時加入了印『七人集』時，未能印入之『康穆納爾的煙袋』及『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兩篇，共計六個作家，十一個短篇，取名『死敵』，交生活印行。在沿海區及後方印行了若干版。同時這書流傳到敵後，在那兒曾有人把其中的『康穆納爾的煙袋』，『星花』，『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及邵洛霍夫的『死敵』等四個短篇，用蒼勁的蠅頭小楷，用鋼版將這些作品翻印成單行小冊，其字跡之蒼秀，印刷之清晰，裝璜之精緻，真出乎意想之外。（尤其是『七人集』中『第四十一』之原插畫，透過鋼版，生動的移植到油印本上。）數年前，一位遠道來的朋友，將這些單本每種送了我一份，並且對我說：

『…………敵後的戰士們，將槍、書和自己的生命，結成了三位一體，遇到生死關

頭，隨身攜帶的一切，都可以拋棄，書和槍，唯有書和槍，在這生死關頭裏，或則將牠們帶走，或則同自己的生命一齊毀滅！……」這並非夢話，這是抗戰中的鐵的事實，這是民族新生的跡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日寇侵略者的野火，盡牠如何的兇猛，中華民族的重生，牠是燒不盡的！

在萬山叢中，在想像不到的艱苦條件下，在敵人的鐵的重圍裏，用那樣的方法，來翻印這些東西，來流傳這些東西，這是說明了這些是有生命的作品。

可是這部書，在昇平的後方，又久已絕版了。爲了讀者便於購買及遞寄起見，兩年前，擬將牠分冊出版，重新編校後，結果大部份却無法問世，只剩小小的一部份，交東方印行，那就是小篩子眼裏透下來的可憐的一小冊「星花」。

現在將當時沒有出的六篇，重行付印，仍用「死敵」原名。倘這本小書，能排除重重的障礙，越過那萬里雲山，去伴着那些守土衛國的戰士，給他們一點鼓舞與慰藉，那便是我無上的欣喜了。

參考最近新收到的材料，將作者的生平，改寫在下邊：

愛倫堡 (I. Ehrenburg, 1891—)，生於畿輔。一九〇五年因參加民主運動被捕，監禁後又判流刑。一九〇九年亡命巴黎。直到十月革命後，才得到機會，重回祖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做過戰地記者。一九二一年又出國，旅行歐洲各地。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戰爭爆發以後，作者就擔任『消息報』記者，到西班牙參加戰爭。馬德里被圍時，他就處在圍城裏。關於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鬥爭，他寫了不少光輝的通訊，無情的揭露了西班牙民族的敗類及德義侵略者的嘴臉。

一九四〇年，作者在法國又碰到納粹份子了。當德軍入巴黎的那一天，他就

在巴黎的。他親眼看見他在那兒消磨二十多年光陰的最愛的巴黎陷落了。回國以後，就寫了一部三卷的長篇小說『巴黎的陷落』，這部書曾獲得史大林一等文藝

獎金。

蘇德戰爭一開始，他就以自己的筆，來替祖國戰爭服務，鼓舞全民，來打擊侵略者，保衛祖國。在戰爭中間，他所寫的報告文學，已經出了三大卷，總名為『戰爭』。

『煙袋』譯自『十三個煙袋』，這是一部短篇小說集，共十三篇，篇篇各自獨立，而內容均與煙袋有關，故集中無篇名，書名『十三個煙袋』。同時，本篇並有兩種單行本，其中之一並附有巴夫林諾夫的木刻插畫及木刻封面，名為『康穆納爾的煙袋』。康穆納爾(Communard)』即『公社社員』之意，為存真計，故現改音譯。原收在未名社出版之蘇聯小說集『煙袋』內，改出『七人集』時，未能印入。後編入『死敵』，兩年前改版時，又夾到篩子眼裏了。

敵 死

本篇在蘇聯會製有電影。日本會拿本篇之主人公康穆納爾陸波爾造了石膏像，其流傳之廣或感人之深，可想而知了。

本篇是一九二五年夏初，在開封譯的，這恐怕是愛倫堡的作品介紹到中國的

最初一篇呢？

邵洛霍甫(M. Sholokhov, 1905—)，生於南俄頓河流域之威申村的克魯任林莊，是頓河流域的哥薩克人，父親是雜貨商，家畜和木材商人，後來還做了機器磨坊的經理。

作者在童年時代，就目睹了國內戰爭。在國內戰爭完結的時候，曾參加過頓河流域的反富農鬥爭。

一九二三年開始寫作。那時常在『少共真理報』上發表東西。一九二六年，開始寫『靜靜的頓河』（第一卷出版于一九二八年，第二卷一九二九年，第三卷一九三三年，第四卷一九四〇年）。

一提到邵洛霍甫，都曉得這是名聞世界的『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的作者，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偉大的作家，從一九二〇年起，改了不少的職業，郭芬舍弗爾(V. Goffenshafer)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月份的

『YOKS 通訊』上，『論邵洛霍甫』一文中說：

「從一九二〇年起，邵洛霍甫曾做過教員，裝卸工人，石匠，會計，苦力。他在未做作家以前，不斷的受着飢寒的襲擊，但是他埋頭下苦工夫，用功，自修。」

『鐵流』的作者綏拉非莫維支，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邵洛霍甫短篇小說集『頓河流域的故事』序言中說：

「邵洛霍甫的這些短篇，好像生氣勃勃的曠野的花朵似的，斑斑的出現了。所表現的非常質樸，鮮明，真覺得活現在眼前似的。所用的語言，是哥薩克口頭所說的那種形象的燦爛的語言。證嚴，簡煉，這種證嚴、簡煉裏，充滿着生活、緊張與正義。」

「銳敏的感覺，豐富的知識，精細的觀察，善於從好多特徵中，提煉最特質的東西。」

「這一切都說明了，只要邵洛霍甫學習，只要在每一篇作品上，從從容容的

下工夫，一定要成一個極可貴的作家呢。」

有一次，在莫斯科近郊，在綏拉菲莫維支的別墅裏，他對我也異常稱贊過邵洛霍甫的天才。

綏拉菲莫維支的話是不錯的，邵洛霍甫不但成了蘇聯第一流的作家，而且成了世界最負勝望的作家之一了。

本集所收的『死敵』等四個短篇，就是從上邊提到的『頓河流域的故事』裏選出來的。作者在這兒指示出來：農民，哥薩克人也在內，他們並不是一致的，而是分爲敵對的兩個營壘。

革命使富農們撕去了自己的溫良恭儉的面具，暴露了落後的，野蠻的，殘忍剝削者的真面貌。另一方面作者也刻繪了改造舊社會的戰士，具有犧牲和英勇精神的，新生活的建設者。

他的巨著『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成了廣大讀者最愛的作品。曾製有影片，改編爲話劇和歌劇。

蘇德戰爭一起，作者即回到故鄉，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德國人佔領了他的故鄉，毀了他的房子，殺了他的母親。

在戰爭期間，他寫了中篇『憎恨的教訓』和開始了長篇『他們爲祖國而戰』。

邵洛霍甫爲了文學上的巨大的成就，曾獲得蘇聯政府頒佈的『列寧勳章』，『史大林文學獎金』，被選爲科學院會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

敵 死

捏維洛夫。(A. Neverov, 1886—1922) 他的真姓是史科別列夫(Stobbelev)，

生於沙馬拉，是一個農家的兒子。一九〇五年師範學校第二年級卒業後，即做小學教師。內戰時，曾任沙馬拉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一九二〇——二一年大飢荒的時候，同飢民逃到塔城去。一九二二年到莫斯科，加入文學團體『鍊冶爐』，同年冬天就患心臟麻痺症去世了。

他的創作主要的是寫十月革命後，農村生活所起的激變，農村的分化，舊生

活制度的崩潰及新人物的產生。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及安得倫，就是這種新興型的極好的範例。

魯迅先生給『不走正路的安得倫』的單本寫的序言裏，引證蘇聯『初學叢書』原本的短序中有一段話說：

『……捏維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倫』這部小說裏，號召着毀滅全部的舊式的農民生活，不管要受到多麼大的痛苦和犧牲。

『這篇小說所講的時代，正是蘇維埃共和國結果了白黨而開始和平建設的時候。那幾年恰好是黑暗的舊式農村第一次開始改造。安得倫是個不妥協的激烈的戰士，爲着新生活而奮鬥，他的工作環境是很艱難的。這樣和富農鬥爭，和農村的黑暗愚笨鬥爭——需要細密的心計，謹慎和透澈，稍微一點不正確的步驟，就可以鬧亂子的。對於革命很忠實的安得倫，沒有估計到這種複雜的環境。他艱難困苦建設起來的東西，就這麼坍台了。但是野獸似的富農，雖然殺死他的朋友，燒掉了他的房屋，然而終不能夠搖動他的堅決的意志和革命的熱忱。受傷了的安

得倫，決心向前走去，走上艱難的道路，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

「現在，我們的國家，勝利的建設着社會主義，而要在整個區域的集體農場
的基礎之上，來消滅富農階級。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裏面說的那麼真實，
那麼清楚的農村裏的革命的初步，現在回憶一下，也是很有益處的。」（『魯
迅全集』卷七，頁八三二—八三三）。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在蘇聯有數種單行本，此處是根據作者的全集譯出
的。」

一九二四、一九四五，靖華記於渝郊。

• 世界文學譯叢 •

死 敵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實價國幣

元整

著者 蘇 邵洛霍甫等

譯者 曹 靖 華

發行人 陸 夢 生

發行所 文 光 書 店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重慶臨江順城街大井巷拾號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二十一號
西安南院門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渝初版



總1008-20

譯叢2(228P.)2000

聯營編號 3254

裝幀：曹筠

176031

本書業經呈請重慶市圖書審查處審查通過